



行水金鑑

百二十一
百二十五

ル 5
1174
16



九 5
1174
卷 16



行水金鑑

卷第百廿一

中憲大夫分巡淮揚等處地方兼理漕務海防河道鹽課軍務滿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加七級傅澤洪錄

運河水

儀真至淮安河止務高堤不務深河勢擁諸湖安所
紀極萬曆元年治之乃測江都縣三汊河起至楊子
橋止計半里舊水深四尺測寶應縣大潭起至三官
殿嘴止河心舊水深四尺五寸測白馬湖口起至錢
家直止河心舊水深四尺二寸測山陽縣化骨亭起
至趙家莊止一里舊水深四尺二寸是三百七十里
運道中淺者止此總之不踰五里餘皆五尺至一丈

極深有至一丈八尺而止淺夫淺船治之月計之工也凡四尺者可濬至七尺而止則以運舟用水三尺乘之高寶諸湖從平水二十餘閘中尚可洩去四尺夫水落四尺則河岸視舊可高四尺一以固堤一以利田此祖宗但令深河不令高堤之微意也余故痛復之百餘年來乃不為濬淺之易而為高堤之難未之思也夫 治閘漕之淤有二法遇淤泥之淺利用爬杓不利於刮板遇沙淤之淺利用刮板不利於爬杓 瓜儀濱江閘外春運江潮未盛潮至則通潮落則滯司河者為濬渠焉愈深愈滯蓋潮帶漕水同落故也余止濬渠獨令閘外與江相接之所置壩焉以

留舊潮而接新潮且令渠之不直洩也而又免濬渠之勞費漕舟乃利 境山閘者閘漕之外戶也年遠變遷棄焉不治上下多淺萬曆初乃更為之而黃家閘始有重關矣外阻黃內束漕兩利之策也 坎河口者其運漕之橐籥乎旱則止汶以濟漕澇則洩汶以全漕石灘天壤俱弊可也後來者時為橐時為籥有權存焉酌而用之存乎人 閘河水平率數十里置一閘水峻則一里或數里一閘焉舊制漕淺即濬夫數十里濬深一尺勞費則何益一板焉則數十里水深尺半餉耳故救急莫如加板 理閘如理財惜水如惜金糧艘入水深不踰三尺五寸濬至四尺則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一
二
水從下過廣不踰一丈五尺濬至四丈則水從旁過
皆非惜水之道也故法曰凡濬法深不得過四尺博
不得過四丈務令舟底僅餘浮舟之水船旁絕無閑
曠之渠所謂以少淺治多淺以下水束上水 啓閉
諸閘法若潮信焉如啓上閘即閉下閘啓下閘即閉
上閘節縮之道也不然將恐竭又啓板時上下水舟
俱泊五十步之外每啓一板輒停半餉命曰晾板則
水勢殺舟乃不敗若通閘若頂閘是竭河毀舟之道
也漕大忌之 沂泗之水經兗府自北而南由金口
壩南出魯橋其流頗順故古建金口壩以遏南奔特
分一派由黑風口西流穿兗城出天井閘其流頗細

余濬黑風由兗城至濟寧深廣可舟而固金口西趨
者盛則南奔者微多濟運道商船直達兗府兩崖膏
腴無淹沒之患一舉三利之也 山東水惟汶最大
伏秋暴漲出南旺南奔濟寧者勢盛則衡過沂泗之
水天井閘咽不得下而濟寧東偏數萬頃膏腴悉爲
廣川溢南陽則斷諸堤且左偏獨山諸湖不得疏洩
右奔入昭陽二湖魚沛滕成淵東南射茶城則黃河
得汶十之一助爲虐也萬曆元年謹備南旺七月淫
雨連旬汶暴發丈餘余亟閉柳林寺前二閘斷南流
而令全汶上源多北歸鹽河入青州之海下悉北歸
張秋入天津之海其流於濟寧南陽出茶城者特沂

泗二水耳流細而力薄通天井閘咽之裕如也東全膏腴數萬頃南陽諸堤其若常山之蛇焉獨山諸湖徐徐入新河而新河特涓涓者入昭陽魚滕沛疇昔之為湖者今皆成膏腴秋大稔矣而射茶城入黃河者一衣帶之多黃河亦少失所助乎其樞在南旺其機在柳林寺前二閘蓋南旺地聳制之固形便勢利也汶平則柳林寺前復開汶發復閉不言所利大矣哉南陽新河堤三空減水閘湖水盛則從空中衝對岸之堤堤多毀河水盛則從空中奔沿堤之湖運舟吸入空中多敗余益之小閘十數口僅僅六尺許夫閘多則水勢大殺口狹則水力大弱亡吸舟決堤

之患矣閘河八百里大湖之中多產蘆葦長堤之間多長草蒿棄於地也余令九月刈之蘆葦可以代柳稍蒿草可以代谷藁捲掃之資誠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矣省令夫之徵本色者改折色貯庫以備不虞不亦公私兩利乎閘河無源非真無源也蓋合徂徠諸山二百八十泉者尺疏而丈導之合則流散則否有似於無源耳故閘河之水以深三尺為制祖宗法運舟載不過四百石入水深不得過六挈字借用挈蓋用人之大指與食指直之謂之一挈一挈者五寸也六挈則三尺矣六挈者三尺也故船力勝米力水力勝船力若不務足船而徒搭運以省船河力安能運船而漕大困矣歸罪無源之河何益哉制

閘三法一曰填漕凡開閘糧船預滿閘漕以免水勢
從旁奔洩如甘蔗置酒杯中半杯可成滿杯下漕水
可使逆流入上漕二曰乘水打閘時船皆銜尾其間
不能以尺如前船拽過上閘口七分即付運軍為牽
之溜夫急回拽後船循前船水漕而上使後船毋與
水頭鬪閘夫省路一半過船快利一倍三曰審淺凡
下活閘蓄水如係上水淺則於船頭將臨淺處安閘
如係下水淺則於淺尾下流水深處安閘故活閘必
從深淺相交之界則淺者自深若騎淺安之則一半
淺者深一半淺者愈淺矣 南旺春水也閉諸北閘
則南流閉諸南閘則北流水如人意者莫如汶故命

之左則左灌濟寧命之右則右灌臨清萬曆元年臨
清稍滯運余以尾幫入南旺閉之南閘令全汶趨臨
清一日而出板閘者七百十日而出運艘六千有奇
此所謂役水者也。諸閘漕以汶為主而以諸湖輔
之若蜀山馬踏南旺安山沙灣諸湖皆輔汶北流者
也獨山微山昭陽呂孟諸湖皆輔汶南流者也顧汶
水微于春夏之交而灌輸方盛湖水溢于夏秋之交
而運事以竣要在節宣諸湖秋終則悉閉之以待運
春終則漸發之以濟運則得之矣 閘河身博不踰
六丈故水束而深唯自留城以下往年為黃水所盪
漕博至有數十丈者夫以半汶南流而鋪數十丈淺

固宜然今立小河之法於秋盡水落之候因勢勸築縷水小堤以小漕身如平淺則兩旁夾縷之如偏淺則於一旁淺處偏縷之延袤以淺為度大都漕博止六丈堤高止五尺根四尺頂二尺欄以小椿草夏秋水漲則任其敗水落復修每千夫日可小二三里漕立小則水立深浮舟俄頃耳此歲工也江南運道自萬曆元年始屬總理自杭州以達於鎮江凡八百餘里邇杭及常之七墅堰大勢地卑且多湖蕩即崇德吳江長洲之間淺不甚也唯自常之白家橋以至鎮之京口地勢漸聳河止一經更無支流可引每旱乾秋冬水涸輒淺滯不可舟而洋子江復下文許此

京口所以冬築春開今建瓜洲二閘大批常鎮諸湖遂使臘月初旬京口可開千艘並入誠二百年僅見江南百世之利也顧自白家橋抵京口僅三百里濬之以漸而下引七墅堰以南之水注之北流如南旺北河故事則京口永無患矣常州以北三十里為犇牛閘又二十里為呂城閘官夫故在唯作新而用之此事半功倍者也每歲犇牛築壩兩浙回空皆由江陰下江口歷青陽出無錫之高橋抵蘇杭此其捷徑也但青陽一帶河身狹淺阻塞商賈不通今濬之不惟江陰運舟徑可抵城而每京口大挑此其間道也經畧江南三策一曰處工費以備修濬江南河道宜

行州錄卷一
六
兩年大挑如北河故事為費甚鉅取之屬邑是以杯水救車火也則病官取之丁田是以公家累私室也則病民取之以河銀是漕渠廢水利也則病農取之商賈是以水累陸也則病商取之協濟是欲舍己田耘人田也則病鄰今查蘇松常鎮杭嘉湖漕糧二百萬石每石僱船抵瓜壩脚米七升瓜洲開成淺船悉抵江南水次交兌而悉蠲僱船米余請於七升之內免去六升以利民量徵一升以利河名曰運河銀分貯各府鎮江河工獨多貯亦以多常次之蘇次之嘉又次之杭又次之大挑僱役辦料諸費悉資於此一切亡累也未民免六升省二百年額內之舊派修河

一升亡八百里額外之偏累以瓜開所省江南之費為江南運道通融之用便計也二曰設江渚以避風濤七郡運五千餘艘俱出京口渡江以入瓜洲開河風濤不利則艤於大江之濱後舟鱗集欲進不得欲退不能至危事也則於京開之外藏風處濬而深之可容五六百艘固椿築堤若湖蕩焉而以一口通出入南北渡江者乃即安矣三曰改閘座以免阻塞犇牛呂城二閘底石頗高而運河深七尺以平江水則閘底限之故深河宜深閘底乃利涉爾夏春運盛之時正汶水微弱之候南北分流之則不足併流之則有餘特為番休之法如運舸淺於濟寧之間則閉

南旺北閘令汶盡南流灌茶城逆舟屯於汶之上源
以待北決如運舸淺于東昌之間則閉南旺南閘令
汶盡北流灌臨清此役汶全力者也萬曆元年始用
此法漕大利

治水筌蹄

馮敏功遷河南左叅政時少年喜事者欲從泃口穿
葛塢諸山抵南北大湖中界兩長堤為運道以示奇
柄相以敏功熟於河徵敏功與議且將屬之敏功念
諸山道約二百餘里多盤石硜砂不可鑿大湖相連
十四不易堤民力之幾何而虐用之持不可乃寢而
喜事者又欲別繇海通膠河其視漕稍徑而中皆高
嶺巨石東土瘠人疲不勝役甫舉事而驚潰者再矣

乃移敏功山東敏功議以膠工不易興且不易竟即
竟亦終塞縣官故不乏金錢奈何悉捐以填無用而
窮此數十萬人力也撫臣採敏功議上聞失柄相意
遂舍敏功而他屬卒如敏功言費至十三萬金而無
尺寸利柄相稍恧沮始用廷議罷之丁艱去

兩浙名賢錄
敏功服除

起佐漕運
見十年

是年漕撫都御史王宗沐淮安知府陳文燭加修淮
安長堤幫築西義橋椿岸又修鹽城石碓海口以疏

下流入海之路

南河全考 宗沐文燭俱在萬曆二年去任全考錯入
在四年故移置於此 淮安長堤在郡西自清江浦築

王廟起東歷大花巷由西橋相家灣直抵新城過金神廟至柳浦灣六十里而
近詳見淮河王公二堤記石碓口在鹽城縣東門外里許諸海口可開而石碓
口獨不可開明胡希舜嘗有記矣畧云萬曆丙子鹽城令杜君善教以興化鉅
公主議浚河建閘河通潮大至壞閘水澎湃震蕩大沒民田一時居民溺死者

無算於是鹽人鼓噪而爭言塞石碓口矣庚辰歲揚令瑞雲言之巡鹽御史姜公壁是年題請塞石碓口修宋丞相范文正捍海故堤而命揚令董其役自是海潮不得奪隄而上鹽人永永無海患矣諸海口可開石碓口則不可開何者石碓口薄城故憂不獨在田也

明神宗萬曆三年正月丙午巡撫順天都御史王一鶚條上弭盜六策一議定守備汛地漕河一帶南起丁字沽北至王家擺渡崔黃口與霸州二守備分河東西岸而守之兩岸兩屬彼此互諉不若盡屬之崔黃口而霸州則專以近京要路責之一議增巡河哨船宜置八槳船六隻每船用兵十名分布巡哨一遇有賊併力齊棹與岸上巡緝互為聲援一議明管河職掌謂管河舊設一把總一主簿皆高坐河西膏地職守湮廢宜於夾河武清營州二衛選驍勇有才官一員充為總領責以護

糧把總主簿責令沿河修濬巡緝如有失事通與守備及巡簡官一體查究疏下兵部覆核無異詔如議行併令撫按官申飭所屬有隱匿盜情規避罪責者事發一體治罪 二月庚午先是聽選歲貢生員許汝愚奏稱鎮江府練湖焦干杜墅三湖修之堪以濟運京口丹徒呂城犇牛四閘因而可廢事下地方踏勘至總理河道傅希摯言練湖先已疏築無容別議焦干杜墅二湖地窪源少無益運道四閘若廢有妨蓄洩其事遂寢 戊戌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傅希摯上言治河當視其大勢慮患務求其永圖頃見徐邳一帶河身墊淤壅決變徙之患不在今秋則在來歲幸而決於徐呂之

下猶可言也若決於蕭碭之上則閘河中斷兩洪俱涸矣幸而決於南岸猶可爲也若決於北岸則不走張秋必射豐沛矣臣日夜憂懼悉心講求禹之治水順水之性耳今以資河爲漕故強水之性以從吾雖神禹亦難底績惟開創泇河置黃河於度外庶爲永圖耳泇河之議嘗建而中止謂有三難而臣遣錐手步弓水平画匠人等於三難去處逐一勘踏起自上泉河口開向東南則起處低窪下流趨高之難可避也南經性義村東則葛墟嶺高堅之難可避也從堤溝河經郭家西之平坦則梁城侯家灣之伏石可避也至於泇口上下則河渠深淺不一湖塘之聯絡相因間有砂礮無碍挑挖大較

上泉河口水所從入也下至大河口水所從出也自西北而東南計長五百餘里北之黃河近八十里河渠湖塘十居八九源頭活水脈絡貫通此天之所以資漕也昔尚書朱衡之開新河都御史潘季馴之開邳河權救一時其情事忙促工費浩大難盡名言今雖尚幸無梗然想時度勢要之不免卒有不虞而後竭天下之財力以通咽喉何啻如新河邳河之情事洵洵而已哉若拚十年治河之費以成泇河泇河旣成黃河無慮壅決矣茶城無慮填淤矣二洪無慮艱險矣運艘無慮漂損矣洋山之支河可無開境山之閘座可無建徐口之洪夫可盡省馬家橋之隄工可中輟今日不貲之費他日所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一
有省尚有餘抵也故臣以爲開泃河便因列爲議工費酌工程擬督工請監工四款上之章下戶工二部看議三月丁巳泃河之議工科都給事中侯于趙疏言事體重大宜集廷臣會議或行地方覆勘又瀕河一帶水災頻仍大役驟興地方隱憂不可不慮戶科都給事中湯聘尹言曩者新河之役議用費七萬及其成功殆十倍焉今日雖議百萬而大役難料中道難輟恐不能無倍於初議矣宜大集心計博采衆思工費約用幾何支給出自河所開列奏聞必儲蓄可備六年然後可下詔興工二疏俱得旨下部臣覆請會議上曰開河事理傳希摯所奏固已明確但事體重大不厭詳慎廷臣會議

亦是虛文甲可乙否終難成事命侯于趙親往會希摯及僂運按臣確議以聞 丁卯工科給事中侯于趙舉原任都水司郎中張純久歷河防周知地理乞添註原銜同往勘議泃河許之 四月甲午總理河道都御史傅希摯謂高寶之間桃花泛漲陡齊堤岸宜急捐徐邳二州河道船稅堤夫等項四萬以備修築於是工科右給事中蕭崇業等疏東南咽喉重地重罹災變宿水未消新澇增毒蠲恤修築以甦瘡痍是或一道也若開草灣浚石碓二策則未可輕議何也泃河之役國儲所關必不容已若兩役並與馳騫不足顧尾失首非計宜俟泃河告竣淮揚稍稍安業乃可徐圖耳戶科都給事中

光懋亦言之事下戶工二部覆議命河漕諸臣及勘泃
河科臣博訪羣策議定明白以聞 六月辛卯工科都
給事中侯于趙等題會勘泃河事宜自泉河口至大河
口五百三十餘里內自直河至清河三百餘里自來河
道無恙無賴於泃斷在可已惟是徐呂至直河上下二
百餘里宜開以避二洪邳河之害約費可一百五十餘
萬金特良城伏石長五百五十丈比原勘多四百七十
丈開鑿之力難以逆料性義馬陵俱限隔河流之處二
處旣開則豐沛河決必致灌入宜先鑿良城石土預修
豐沛堤防而後前功可徐議也戶部亦覆如科臣言又
謂正河有目前之患而泃河非數年不成故治河爲急

開泃爲緩奉旨着侯于趙等所奏與傅希摯原議大不
相同傅希摯久歷河道他當初若無的見豈敢謾興此
役此必該道等官畏工久羈官故難其說陰肆阻撓勘
官據其所言謾爾回奏其言先開良城伏石徐議興工
都是搪塞了事之語深負委託今人平日都會說利道
害沽名任事及至着落他實幹便百計推諉只圖優游
無事捱日待時詎肯視國如家忠謀遠慮者似這等人
如何靠得他成功濟事且泃口之議止欲通漕非欲棄
河而不理今他每旣說治河即可以兼漕使着他一意
治河別工不必再議今後漕糧開兌遲悞責在漕運舟
行梗塞責在河道有曠職廢事的都拏來重處管河司

道等官都着久任不許陞轉吏部該科記着 七月已未國初糧運自儀直直抵淮安謂之裏河俱分入五壩轉盤黃河謂之外河原不相通後平江伯疏開清江浦河由天妃口徑通黃河仍設閘以司啓閉每歲三月以後糧運過完即將原閘封閉隔絕黃水官民船盤剝如故其後漕規廢弛閘不能閉而黃水灌入河臣乃議塞天妃口以杜黃水創開三里新河設通濟閘以通淮水其後閘廢不修淮水不息黃水盛大淮亦因之高寶湖堤年年衝決鹽興等處歲歲被災矣至是御史劉光國議以天妃閘地勢高於通濟淮水灌溢多於黃水謂宜將通濟閘及福興新莊二閘增卑倍薄務令高厚堅固

仍令清江廠分司專司啓閉每五月以後九月以前二水盛發之候嚴加封閉官民船聽其自行轉盤惟回空船至每二日啟放一次隨放隨閉不許官民船越規擅進以貽水患從之 八月甲戌工科都給事侯于趙疏言高寶湖堤大壞蘇松水利久湮宜專委任督理以裨國計巡鹽巡撫俱難兼管宜於南京巡江巡倉屯田三差歸併一員專理河工部覆如議 丁丑先是總理河道都御史傅希摯言茶城一帶運道咽喉頻年淤決迄無成功宜自梁山以下挑濬與茶城交相為用淤舊則通新而挑舊淤新則通舊而挑新惟築壩斷流通其一以備不虞部覆得旨如議 九月己亥南京工部尚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一
劉應節等上疏言海運之難以放洋之險覆溺之慮耳
今欲去此二患惟自膠州以北楊家圈以南計地約一
百六十里其應挑濬者不過百里非有高山長坂之隔
也宜因山東班軍一枝屯駐膠州者合附近該營起軍
數千度地分工量工命日以實心任事大臣一員董之
可成百世之功部覆原議聞見既真籌畫又熟若以他
臣督之恐議非已出別生異見宜專敕一道付本官專
詣膠州相度經營并未盡事宜悉聽便宜行事得旨這
膠萊河議即經行勘俱為浮議所阻劉應節等既的有
所見不必覆勘就着徐棻改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會同山東撫按官將開濬事宜一一計處停

當具奏來行朝廷屢議開河止為通漕與治河事務不
相干涉再有造言阻撓的挈來重處 十月壬午總理
河道傅希摯議上江四河道及山東泉源主事要將江
南運河歸併水利御史就近統管兗州泉務歸併該府
管河同知仍將清軍同知除去管泉字樣部覆從之

明神宗實錄

徐公棻擢南少司空時黃河東決漕道為梗上南顧
太息宰臣以下咸蒿目焦心思所以別為計而南大
司空濟南劉公者熟登萊事公亦諳習水道心然其
言遂並疏上計上報可俾劉尚書往視而公則以少
司空兼僉都御史專敕理膠河會山東當事者言開

膠河非便所役夫且乏餉而羣譁言不便者交和之

遂從中報罷

張元怵撰南工部尚書徐公墓志 棧字世寅嘉靖丁未進士

是年五月高郵西堤決清水潭丁志等口本部郎中

屠元冰暨接管郎中陳詔督築塞之

南河全考

卷第百廿一

行水金鑑

運河水

卷第百廿二

明神宗萬曆四年正月辛丑以原任登州府知府陞陝

西行太僕寺少卿李承選改添註遼東行太僕寺少卿

兼山東僉事駐萊州開浚新河 巳酉高郵州清水潭

堤口衝決時督漕侍郎張翀以修復老堤工力浩大數

年始可成功恐新運已臨決口未就且令糧船暫由田

園裏行而御史陳功則稱園田淺澀不便牽挽外湖水

面闊四十餘里風有不順必至稽阻工科給事中侯於

趙亦以兩臣持議未決恐致過淮後期乞敕所司速議

并欲以淮南運道專責漕臣而以淮北運道命河臣傳

行水金鑑卷一百三十一
一
希摯一意經理務時加挑濬以圖萬全從之 已酉督
漕侍郎張紳以修築寶應堤工議於江南各府州縣并
浙江江西湖廣每糧一石加派一斗折銀五分兌于餘
鹽銀內借用候次年徵完補解弗許詔以漕糧脚米六
升每歲計銀三萬三千三百餘兩及蠲免七升內量復
一升每歲計銀一萬兩為修築之費又命於河道衙門
轉發修河銀五萬兩如不敷或留漕米或借工本鹽銀
或山東河南香錢例銀及德州倉銀并准湊用 壬子
開浚新河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徐栻等議新河
二百五十八里中間鑿山引水築堤建閘工必不可議
省漕河舊規每方廣一丈深一尺為一方每方二工計

工給銀四分共該銀九十萬八千七百六十一兩八錢
費必不可不儲得旨膠河在嘉靖間該道官自行開浚
工已十之六七當時未聞請給錢糧多用夫役今特竟
其未成之緒縱工費銀鉅何至動稱百萬據所委勘各
司道官多推艱避事其中工程道里丈尺大率虛估未
見詳確顯是故設難詞欲以阻壞成事且就近有司官
員豈無堪用者乃委及王府長史長史以輔導為職豈
宜侵有司事徐栻始議云何今觀其所措畫殊無勤誠
任事之忠戶工二部其會同原建議劉應節並二科勘
議以聞 栻等又言前題匡家莊地委高峻難於施工
改扞黃阜嶺道里稍近而高處亦復不減泉水仍不可

通惟治都泊由船路溝一帶原係便路相傳謂都泊為水所匯船路溝為行舟處似有待於今日者在黃阜嶺迤北既遠其高峻在分水嶺迤南又避其淤沙地形平衍水勢浸漫且旁有可濟之河水可引之源泉其上流為沽膠等河濬之以為血脈其下流為張奴等河濬之以為經絡多建閘座以通其咽喉廣開水櫃以資其榮衛立堤塍以障其流沙開月河以洩其橫溢或遇大旱水淺仍照會通河事例預造剝船以備剝淺每年春初大批小挑務期通利其海倉口等處俱有舊設倉廩仍查復製造以備積貯是可以備海運之長策稱轉輸之便途矣報可 丁巳命漕運及河道衙門嚴督郡縣將

清水潭原決堤口設法堵塞勿得恃圈田外湖致稽糧艘 二月丙寅戶科都給事中光懋言國家建都極北軍國之需悉仰給東南近因漕渠多梗識者謂宜別通一路與運河並行然初議挑浚僅百里起夫約數千經費數萬即可通潮信而海水自來頃勘報又謂海潮必不可通矣三徙匡家莊而都泊是主矣深挑量浚計地長百有七十里矣旁引接濟之水又遠百六十里與正河等矣夫役過四萬矣時限三年矣估計工費又幾百萬矣前後矛盾恐糜竭無餘而漕事未必有裨乞命尚書劉應節暫輟營事赴開河地方與徐斌虛心講求實用若出百萬之費未足收永賴之功不妨奏請中止下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二
所司 己巳工部尚書郭朝賓等言新河之議劉應節
原以通海為主今查姚家莊以南至集墓溝計三十里
自孫家口以南至高崖頭玉皇廟共一百一十八里餘
又自高崖頭至旋河背量浚七十丈俱係海水必由之
路宜即興工其開引水河一百四十六里應命停止惟
是千聞不如一見徐棡親見海不可通故議引泉乃欲
使之捨泉就海責以必通萬一無成則棡得自諉而費
過錢糧已不可追矣必須公同應節商度至當可通則
通可止則止慎於經始以圖萬全上命應節暫解營務
會同棡并該省撫按官親到地方虛心計議先將難處
開浚試驗果否可行細估具奏毋得拘泥原議含糊兩

可致誤大計戶工二部各先發銀三萬兩付應節支用
以後工費另行議處 丙子議浚新河工部右侍郎徐
棡題山東屢罹災傷青登萊三府尤甚今大舉河工必
賴居民安業乞將一應拖欠錢糧自隆慶六年以前免
徵萬曆元年二年緩徵疏入命所司分別京邊緩急以
副恤民德意 刑科給事中王道成言新河一事劉應
節主通海徐棡主引泉臣愚以為膠州在南海口之中
土最高厚萬一堅石隱伏挑浚安施至於漕運紆長河
泉脉細易盈易涸閘櫃徒勞況海船河船決難通用而
山東錢糧不滿二萬即南北區處百萬易備使復有不
足其將再請乎疏入上曰人臣任事最難已令虛心議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二
四
處不當預為難成之說以恐之命仍前議 戊子工部
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徐棡以條議新河事奉旨切責
倉皇具疏陳謝而所錄旨意差訛為工科論劾上以棡
在遠傳寫致誤貸之 三月辛亥巡按山東御史商為
正言臣奉命亟趨膠州擇分水嶺難開處挑驗用夫一
千一百名方廣十丈餘挑下數尺即礪砢石又數尺即
沙此下皆黑沙土未丈餘即有水泉湧出隨挑隨汲愈
深愈難今日餘矣而所挑深止一丈二尺所費銀已
五百餘兩尚未與水面相平若欲通海及海船可行更
須增深一丈雖二百餘萬金不足以了此且麻灣海倉
海口兩頭淖沙數十里隨挑隨淤雖使別開一渠數月

後潮至沙壅亦復如是況海運必出自淮安海口高寶
其所必經高寶不治此河雖通亦不能越而飛渡觀其
緩急先後之勢此河之不必通亦明矣而況有未必能
通之勢若此乎乞命停止毋事虛糜下部議 丙辰河
道總督漕運侍郎吳桂芳言高郵河南隄乃永樂間平
江伯陳瑄所建運舸俱行湖內波濤為患至弘治間侍
郎白昂議開越河中為土堤東為石堤兩頭建閘名為
康濟河其中堤之西老堤之東約成民田數萬畝即今
所謂園子田也彼時未傍西堤為河而別作越河於數
里內舳舻安流軍民稱便但河去老堤大遠瞻顧不及
缺壞不修遂致水入園田又成一湖而中土堤遂潰壞

則東堤猶受數百里湖濤故有昨歲清水潭之決蓋勢所必至也今若盡復白昂舊蹟策非不善但據估銀二十三萬有奇比之白昂所費尚不及半誠恐修築不堅數年復壞反成虛費則不如照弘治年間侍郎王恕議就老堤為越河只修築東西二堤為費既省而循堤牽挽亦可隨壞隨修高郵既完徐及寶應謹將切要事宜條為四議其一曰設處錢糧二曰燒採磚石三曰分募夫役四曰委官分理不所司 壬戌工科給事中戴光啓言臣觀吳桂芳所奏高郵築堤一事舊河方病太遠終不忘軍民稱便之功開河令傍老堤又自為二面皆水之慮臣竊探桂芳意若曰三堤並修一河復舊良可

垂遠但前估工費不足應用今又不便更估不若姑省中東二堤之費云爾按其疏中有據估不及白昂之半又曰必復康濟之舊非增二十萬不濟其意可見矣夫圖大事者忘小費何必過為嫌憚求倖於目前苟安哉下部議 四月戊辰先是漕運侍郎吳桂芳以議修高郵湖堤為工科給事中戴光啓所摘下工部議言漕臣躬親相度必有所見但疏忽似因工鉅財訕改疏越河故戴給事反覆辨之事應覆勘惟是合用磚石數多採燒船運非倉卒可辦所議河南庫貯河工銀五萬兩應節轉發其磚石行各府州縣如式燒採至興大役應分派各府縣撥夫一體應役計時省放得旨吳桂芳原任

揚州河工事理知之必真前已有旨委任責成不必又
行覆勘餘如議戶部亦以江北各府椿草香錢船稅等
銀五千兩漕撫罪贖銀五千兩廬鳳淮揚徐滁和事例
納板銀二萬五千兩俱免解部各總輕齎內河工銀共
五萬八百六十四兩兩淮鹽運司庫貯挑河銀三萬兩
俱留濟用上俞其請仍留廬鳳等府應解馬價銀二萬
二千兩以濟之 庚午勘議新河兵部尚書劉應節言
新河地形如掌水勢成渠較之黃埠嶺誠便且兩海口
水甚深闊下皆實地乘潮自可通舟惟南海口迤北十
五里積沙數段從古路口另開十三里許直接麻灣以
避之可以永恃又橫建一閘於新舊河水之交則潮水

流通浮沙不入矣北海口以南三十里為龍王廟有客
沙二里四十步撈沙二尺下即實地若旁闢一渠築堤
五百餘丈以約水障沙自無他患由廟前達新河閘口
中間一二淺阻并令挑深亦可無虞矣分水嶺一帶地
形本高泉水四溢拽泥運水工力固難然起工當自卑
而高洩水當自高而卑難易未可執一論也至王家邨
船路溝一段地勢趨下白河適當其衝秋水暴漲最為
河患宜岸口建閘一座沂水上流建壩二座尋常水流
壩下引以濟河秋漲則水經壩上內以停沙亦為善策
大都北自海口抵亭口南自麻灣朱舖通潮最易所慮
者惟朱舖抵亭口四十餘里耳然臣意主于通漕原不

泥于通海也若造船宜准漕臣王宗沐所造海船式而稍儉其制載糧不過四百石納水不過三四尺則河海可並行無患矣山東巡撫李世達言南海麻灣以北劉尚書謂沙積難除徒古路溝以避之每里約費五千八百餘兩十三里總約七萬五千餘金然南接鴨綠港達東龍家屯沙積甚高渠口一開沙隨潮入故復有建閘障沙之議竊以謂閘閉則潮安從入閘啟則沙又安從障也北海倉口以南至新河閘大率沙淤潮淺劉尚書從東岸試挑二里僅去沙二尺給過工食已二千一百金而大潮一來沙壅如故故復有築堤約水障沙之議竊以爲障兩岸之沙則可若沙自隨潮衝激安能障也

分水嶺高峻試一工長止二十丈而費近千五百金舊河身原深一丈一尺新挑止深一丈四五尺最深亦不過一丈九尺爲下多礮礮石又掣水甚艱也故復有改挑王家止之議竊以吳家口至亭口共高峻者五十里大概多礮礮石以分水嶺一工計之費當何若試過三工俱的無可行况全河長亘一百七十里乎潮信有常遇大潮始稍遠然亦止近陳村閘楊家圈耳曾未至朱鋪亭口也况日止二潮乎此潮水之難恃也自店口至新河口紆曲餘二百里張魯白膠三水微細都泊行潦業已乾涸設遇亢旱何泉可引引泉亦難恃也海中小船載三百石者必納水六七尺始可行王侍郎船式果

可行乎元人自至正十七年開浚此河至三十一年竟以淺澀奏廢元史謂其勞費不貲終無成功足為前鑒今當緝高寶之堤無徒殫財力於不可必成之膠河也巡按御史商為正亦以為言上以撫按奏報與劉應節所奏利害懸殊恐難底績命工部集議以聞於是工部覆言撫按議既明確則應節所謂可成可恃者詢謀原未僉同委應節罷上然之召應節及棡遂并罷諸添設員役焉 六月乙丑罷新河兵部尚書劉應節猶以用過夫役器具等項銀共三萬二千二百二十餘兩請下所司 丁丑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傅希摯言山東兗東二府運河額編有現役夫有徵銀夫共一萬四十一

名今查工程繁簡酌量裁留現役夫六千七十五名存用革去徵銀夫三千九百六十六名所徵工銀按季解貯府庫備河工支用從之 甲申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傅希摯言南□□□往來要區素稱大淺二年議一□□□春秋興工輒于糧船有碍宜倣濟寧月河制建通河一閘遇大挑則船隻俱出月河工畢仍出大河用夫約九千名用銀約四千七百餘兩下所司 明神宗實錄 是年工部覆止膠河疏曰看得尚書劉應節侍郎徐棡題稱南海口地方有積沙橫絕中流已從古路溝另開十一里許以避此沙又議於新舊河水之交橫建一閘俾浮沙不入北海口一帶築堤五百餘丈以

約水障沙分水嶺一帶試開一處深至三丈以上運水甚難因而停工自王家止至船路溝另開七里為一便路此處白河一道適當分水嶺之衝議建開壩以遏之仍引水為用及造船之式欲以侍郎王宗沐海船為準而稍儉其制載糧三四百石納水三四尺河海並行永永無患要動用原奏留銀三十萬其餘銀兩另行細估補發巡撫李世達題稱試過三工俱已的無可行潮水引泉俱不可恃乞將二臣回部管事巡按商為正題稱淖沙為梗海水難通及又揭稱淖沙難去丈尺難據工程難計沙石難去潮水不足恃引河不足濟海運難行乞命二臣回京河工即為

停止各一節議照尚書劉應節侍郎徐枋建議新河要捨故河而尋便道在於匡家莊一帶開濬以通海為主蓋兩海相貫則河渠充滿海舟直達於河由河復入於海往來無滯誠為得策隨該二臣改議黃阜嶺又改船路溝今却於分水嶺開試勘稱河形太高而海最下勢不可通遂議及乘潮導河障沙造舟等事意在多方求濟大約以兩頭所恃者潮南自麻灣以抵朱鋪凡五十里北自海口以抵亭口一百八十里皆可通潮巡撫李世達却謂南潮止及陳村閘距海口二十里北潮止及楊家園距海口六十里間或至朱鋪亭口者蓋一年之內有大風迅烈潮流疾速

則然不可以爲常也且潮水倏焉而長倏焉而落落則未免守候耽延踰時况潮之所及爲有限乎潮不足恃明矣又以中段所恃者張奴河至膠乃最下之地爲秋潦所歸十月以後日漸消耗至春月泉脈微細適糧運湧到之時雖置櫃建閘以時啓閉終不能使之源源而來滔滔不竭也至謂白河流沙爲害議建壩二座以遏水之入而謂水流壩下引以濟河秋漲水經壩上則沙必與水俱入而謂內以停沙又皆臣等所未喻也河不足恃亦明矣兩海口地方各有淖沙至謂爲淺沙客沙亦能爲害全河長亘二百七十里內沙洲頗多自王家止至船路溝七里雖爲便

路其下有沙與否亦未可知沙在海中者潮水湧進沙必隨之而入沙在地中者疏濬所及沙必隨之而出雖土沙相半土可蕩盡而沙則下沈日積日多愈挑愈有固非祛除所能絕亦非堤閘所能障也乘潮導河皆無足恃沙多水淺置舟則膠雖稍儉其制載糧三四百石亦非淺淺者所能勝也剝淺易舟建倉等議必將復起尚書劉應節亦謂善後之策難以逆覩竊恐所謂利者未必利而害將不止于什一矣國家舉事固不嫌於導河若無裨漕計亦奚以導河爲哉今以百萬之銀驅數十萬之衆而希冀不可必成之功殊非萬全之謀亦非二臣建議之初意也且尚

書劉應節原奉有明旨會同徐棡等并該省撫按官
虛心計議先將難處開濬試驗果否的有可行今撫
按官李世達商為正俱各親到地方公同開濬試驗
而執論互異如此則劉應節所謂為而可成成而可
恃者詢謀原未僉同事體委多窒礙相應停罷以省
勞費

河防權

是年五月漕撫吳桂芳題請委郎中陳詔殷建中兵
備程學博知州吳顯修復高郵西湖老堤傍老堤繇
圈田改挑康濟越河并築中堤糧運民生至今賴之
按高郵捍湖老堤長亘四十里永樂年建至弘治
間白昂於境內越民田三里鑿康濟越河通餉避河

者為東堤其捍隔民田者為中堤中堤之中有田數
十萬畝則圈田也嗣後圈田淹沒老堤傾圮萬曆三
年泗水南下衝決清水潭等處故塞決後即議修老
堤甃砌磚石改越河廢東堤改築中堤以便牽挽湖
堤迄今堅固越河利涉

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五年二月己卯總督漕運侍郎吳桂芳言
高郵石堤工將底績宜及時開挑越河查先年侍郎白
昂開康濟越河去老堤太遠河成之後人心狃於目前
越河之安而忘老堤外捍之力年復一年不復省視遂
致老堤與中堤俱壞而東堤不能獨存今宜倣侍郎王
恕之議挨老堤十數丈取土成河使堤上往來共由人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三
得照管不致蹈前頽圯旨下所司 三月戊子朔工部
覆給事中劉鉉奏丹陽一帶河身淺涸漕艘阻滯參政
王叙果不行挑濬臨事倉皇倡為開孟瀆河壩之議得
旨奪俸二月孟瀆可開俟秋水落後興工為來歲運計
癸卯直隸巡按御史郭思極因京口漕河淺涸條上
三吳水利一復練湖以永資蓄洩蓋江南漕河北高南
下京口一帶地形高亢河流易涸雖奔牛呂城建閘起
閉蓄水以待運船而實仰藉練湖為之源也練湖北去
丹陽城百步而近漕河縈遶其側周圍四十餘里仰受
長山八十四溪之水匯為巨浸唐宋以來築有中梗斗
門石閘國朝天順成化間屢常疏濬增修夏秋屛水漑

田冬春放水濟運故有湖水放一寸河水漲一尺之謬
自往時守令狃於近利令豪右告佃成田寢失舊額而
傍湖之民私開涵洞網取漁利年涸一年今且揚塵矣
為漕河經久計急宜請復倘慮貧民失業使佃湖之民
轉佃於萬頃澤等處可也一修孟瀆以旁通舟楫奔牛
呂城二閘例應冬閉春啓蓄水以待運船然秋冬之交
回空運船與往來官船必取道於此欲恪守成規勢不
可得有不由二閘而可以間道達江者為武進之孟瀆
河河延袤六十餘里外通長江內資灌溉自嘉靖間防
倭入寇築壩堵塞於是河流漸微日就阻塞而船不復
經行矣全計開濬約費五萬餘金取諸漕運衙門無令

獨累武進一縣此河一開既有私道以通舟楫而運開得啓閉之宜又引江潮以進奔牛而運河資接濟之力矣部覆得旨練湖并孟瀆河撫按督同水利官修復開浚責令秋間完報爲來歲轉漕計占湖阻運不行治罪已是寬恩如何又議勘償如有抗拒阻撓及司道因循苟且者撫按叅來重處 壬子巡按直隸御史陳世寶條陳河道江北四事江南二事一復老黃河故道先是河自三義鎮歷清河縣北出大河口與淮水會流出海運道自淮安天妃廟亂淮而下十里至大河口從三義鎮出口向桃源大河而去謂之老黃河至嘉靖初年三義鎮口淤而黃河改趨清河縣南與淮會合入海自是

運道不由大河口而徑詣清河縣北上矣邇者崔鎮屢決河勢漸趨故道若仍開三義鎮口引河入清河縣北或令出大河口與淮流合或從清河西另開一河引淮水出河上游會合則運道無恐而淮泗之水亦不爲黃河所漲民難其永舒矣一修寶應湖堤補古堤以固其外于古堤東再起一堤以通越河而使運舟於此經行一請復上下練河一開復孟瀆河一增建儀真二閘因江口去閘太遠欲於上下江口迤邐十數丈許各建一閘潮始來預啓板以納之潮初退即下板以閉之使出江之船盡數入閘以免遲滯一開瓜洲河港塢將屯船塢挑浚深闊使船之先入者屯聚於內又於鹽壩之東

開一曲港與新開外港相合使船之後至者續泊於內
以免金山挂江之險部覆允行 五月甲午孟瀆河以
三月初興工至是報竣共用銀一萬六千五十餘兩
閏八月壬辰禮科左給事中湯聘尹言京口水涸漕輓
愆期近議開練湖矣然可以資丹陽不能資丹徒議開
孟瀆矣然可以資江陰不能資京口也蓋京口與洲對
壘而孟瀆去洲頗遙空船可以泝流糧艘難以涉險則
運道必出京口矣宜於京口之傍另建一閘引江流內
注低舊閘可丈許視冬間水勢而定之準焉潮長則開
縮則閉可免涸轍之患章下所司 庚戌御史尹良任
條陳漕運事宜一通便道以速漕運孟瀆河口渡江入

白塢河抵灣頭為運道捷徑宣德七年平江伯開通至
正統四年都督武興復閉今孟瀆河既開則自河渡江
入黃家港水面雖闊江流甚平且由黃家灣至泰興以
達灣頭高郵運河僅二百餘里可免瓜儀不測之患一
開江道以泊運舟糧船自京口乘風北渡瞬息可達瓜
洲但金山而下觸浪洶湧中流遇風則瓜鎮之收閘者
未盡而京口之出口者難回難免漂沒之患惟鎮江城
西北有甘露港約長十餘里夾岸洲田宜挑使深闊以
便回泊部覆二港可否踏勘行之報可 十一月癸巳
漕臣吳桂芳奏高郵湖土石二堤新開越河南北二閘
及老堤加高石層增設護堤木城各工竣事報聞

明神宗

是年漕撫侍郎吳桂芳命主事張譽知府邵元哲等增築山陽運堤自板閘至黃浦長七十里閉通濟閘建興文閘及修新莊等閘築清江浦南堤以禦湖水加河岸以禦黃淮加清江閘以便運舟之牽挽板閘漕堤北接舊堤南接新堤

南河全考

卷第百廿二

行水金鑑

運河水

卷第百廿三

明神宗萬曆六年正月庚子戶科給事中李涑條陳治河五事一曰多浚海口入黃河二曰勤塞決口以濟糧運夫自徐邳以至瓜儀皆為運河而皆賴堤以蓄水但自清口而濬至安東雲梯等地方多踰一二百里自徐呂至清河又不下三四百里山陽高寶諸湖必由多閘始洩而採辦閘石轉運亦難浚導之功旦夕未竟其不涸漕而妨運者幾希必多貯椿草相度水勢而急為之備然後可以無患三曰宜以江北全力治漕河不當以瀕河窮困州縣治漕河臣嘗濫役寶應見其地道重傷而又

有衝路之供應有養馬之煩費及觀揚州所屬或有地稍豐收而又無驛地養馬之累夫常賦之經各有定額未敢輕議若淺夫則因時增設且皆國事耳可無哀益以恤疲民四曰歲報錢糧以核疏鑿之功夫疏河浚海建閘築堤非百餘萬以上則難與輕費非五年七年之久則無以成功總理大臣每歲終將用過錢糧修過工程逐一奏報其築塞決水必視水勢注海之機以爲消息但能勤於補塞不妨飛輓者即爲成功此於稽核錢糧之中而寓考成河渠之意也五曰優恤夫役以鼓勞人夫河工之苦胼胝狂瀾之中跋涉淖淖之上且地皆荒野濱海凡饔飧等需有費二錢不得一錢之濟者今

宜從實估勘稍優其值以蘇小民之苦至應得工銀必須委廉能官依時早給仍察督小官不許假以別事剝削夫役章下所司 二月庚寅初河淮泛溢漕糧甚艱科道官及總河諸臣建議或謂海運甚便或謂河道無虞紛紛不一至是戶部覆議謂先年海運事宜一一規畫停妥如每歲河道不梗仍從河運不然即照海運舊規成法酌量舉行不報 三月壬子朔刑部主事管志道上言七事六曰定河漕之策今京師專倚江南四百萬石而驅之冒不測於海運之中其軍若民之稍愛身家者必復轉倩海濱亡命以應役何異借寇兵以齎盜糧且示人以從海窺燕之路矣臣謂河縱決溢梗運不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三
二十一
過一二年而今西北尚寧京儲可支數歲曷若乘此機會暫停一年糧運約以若干資河工以若干賑餓存留若干以興三吳水利蠲豁若干以蘇息窮民倘次年尚未通漕則量徵什伍暫行轉搬有何不可然臣惟國家都燕不宜專倚南稅即使漕運愆期而北方亦足自贍乃無後虞則屯田水利未可以爲迂而不講也 五月辛酉以高郵湖堤告成贈卹原任工部侍郎吳桂芳如例淮揚海防副使程學博等十員陞賞有差 七月乙亥總督河漕都御史潘季馴等題寶應湖於本年六月內陡起暴風驟雨將本工復行衝決蓋由河上諸臣期以苟且了事而但爲目前之謀憚任勞者莫親版築

之務巧避怨者不嚴程督之功錢糧虛糜而冒破之覈不行功築弛壞而僨事之罪不加稍有一簣之功便侈大以競賞脫有潰決之誤則遮護以托逃若不因此重加究治何以示懲上是其議着河漕衙門着實叅奏 八月癸未開朱輝港鑰匙河清江等處爲糧船灣泊其工費即於兩淮贓罰及河工銀兩動支 乙巳巡撫浙江兵部右侍郎徐枋題澈浦所至秦駐山一帶河道去海塘迤南聯屬縣治國初舊有土塘爲之屏捍內河爲之洩流以致石塘可保而田畝歲登稱爲沃土商旅輻輳賴有生業向者淤塞坍塌旱澇無備舟楫不通糧運甚難乙亥潮災該所軍民被災特甚而石塘衝塌殆盡

者職此之由臣目擊時艱建議開濬荷蒙俞旨允行臣嚴督各官興舉今果能矢心協力督率勸相萬夫子來月餘告竣臣親詣閱視考成見新河深廣土塘高厚內外相維石塘益固永保異潮無衝突之患田疇得灌溉之資而糧運直達利益無窮所據効勞諸臣與臣終始塘河共事胼胝者臣不敢蔽如嘉興水利同知黃清等及海寧備倭把總王三錫等所當紀錄以俟優叙議下所司

明神宗實錄

是年九月總河侍郎潘季馴題准命官砌寶應八淺石堤共長八十五丈六尺修復淮安新舊閘壩遷通濟閘於淮安甘羅城南以納淮水故道盡復漕運通

行山寶高興鹽等處沮洳之地盡為稼穡之場

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七年三月戊申直隸巡按御史陳世寶條陳治河策約一添設新堤堰夫役河工雖已垂成但遙縷二堤已逾千里高家堰之堤凡六十里柳浦灣補舊增新將百餘里而黃浦八淺地雖咫尺反稱緊要若非集夫密守則盜決可虞宜增夫額畫地築居乃為勝算一添設管堤官吏高家堰柳浦灣於淮安最稱緊要今修築告竣但二堤俱屬荒僻奸商漏稅利其直達揚州每行盜決宜增設大使官一員專督眾役使之同居堤上密訪 七月戊申贈兩淮鹽運司同知黃清為陝西

行太僕寺少卿以河工効勞死事也 庚戌總理河道
潘季馴總督漕運江一麟題稱淮安一帶黃淮灌入運
渠高墊且閘水湍發啓閉甚難查照平江伯陳瑄所建
清江福興新莊等閘遞互啓閉以防黃水之淤又於水
發之時閘外暫築土壩遏水頭以便啓閉水退即去壩
用閘如常議欲修復舊規并請特旨垂示各閘使勢豪
人員不敢任情阻撓部覆從之 壬戌工部奏叙開便
河工次先是巡漕御史陳世寶議鑿瓜洲屯塢通浙直
運船今又議開儀真便河以通江西湖廣等糧運欽命
嚴督開挑至是總理河漕潘季馴管理糧儲道陳文燭
查原督揚州府知府虞德華淮安府通判况于梧儀真

知縣侯應徵挑完便河工程將所挑河渠勘足丈尺所
支錢糧開報數目會同漕運巡撫侍郎江一麟僉謂陳
世寶功當優叙如陳文燭等四員官有崇卑勞無軒輊
議行吏部叙錄其餘行漕院分別獎賞以示激勸從之
八月乙酉戶部題覆密雲漕糧俱屬額餉往時自通
州水運僅止牛欄山又自牛欄山陸運抵鎮歲廢腳價
繁多居民騷擾因潮白二河可以通漕節經督臣修治
二水會合河流已盛又因同知衛重鑑建議自通州徑
運至密鎮無倒卸起剥之煩插和偷盜之弊主事曹維
新議添扁淺船二百一十隻新舊共船四百隻俱令經
紀承管撐駕所運糧一十五萬自牛欄山至鎮城每石

四分內扣八釐抵作船價計年扣價還官以備十年一次更造之費計所給經紀腳價止一萬二千七百餘兩而每年省什物行糧等費共銀二千二百餘兩而十五萬漕糧僅以三月通完費省而上下便之經久可行既經督撫梁夢龍張夢鯉具題宜着爲成規仍請紀錄各効勞官運務者俱依議

明神宗實錄

黃清上饒人起吏員清勤積官嘉興同知加四品服俸築海塘有功後以運同治高寶河堤積勞死於寶應之寧國寺蓋上官忌而擠之水以沒也清在寶應築土石二堤支河工銀四萬餘兩錙銖磨算上下皆不得欺冒嫉之甚時已積勞得嘔血病水次謁所司

令人密蹴其板墜下救起死矣尋復甦掖入城凡二日氣絕蓋萬曆七年六月初二日也年五十八秦聞有良工苦心難以名言之語

湧幢小品

明神宗萬曆八年三月乙巳工科給事中尹瑾陳河工善後七款一浚開河以利運艘淮河一帶先年平江伯陳瑄開鑿時原恐阻淺勅立裏河歲一挑浚今狂流既息積沙未除外河日深內河日淺宜照南旺事例三年兩挑挑期俱在通濟開築壩之後動支歲修錢糧多募夫役限一月通完至於揚儀河道亦應時常撈淺以專責成以防衝決河水暴決勢在速治今後遇有水漲暴發非司道駐劄地方該掌印官竟自派募人夫動支物

料多方防守如水勢異常夫料不足聽其借支貯庫別項銀兩一面通詳司道一面便宜築塞不必拘泥關白而後行事 五月丙子命挑浚白溝河以便運船從科臣王道成請也 丁亥總理河漕潘季馴奏復漕河舊規六月初旬於通濟閘築壩九月初旬開壩下所司知之 庚寅工部奏請復舊規以清街道列為六款一疏河渠以通水道京城北有海子南接玉河橋東有泡子河西有河漕各街俱有長溝中城有臭水塘此皆各通脈絡今多壅塞且有侵占者乞逐一清查給銀開浚

明神宗實錄

是年總理河漕潘季馴題河工未盡事宜疏云又會

議得淮南水患其源在淮黃其重在運道而民生利病實相關焉往年高堰不塞閘禁不嚴而淮水始南黃水又從天妃閘灌入以致淮揚一帶浸及城市興鹽等處之田廬盡成昏墊清口遂淤海口因塞羣議紛紛計將無出矣幸賴廟謨主持部院殫心經畫築高家堰改天妃閘復三壩嚴啓閉而淮黃二水竝免南奔之患塞黃浦八淺修復寶應土石堤而興鹽一帶俱有可耕之田清口因淮水衝刷而日深海口得淮黃合流而大闢運計民生殊為永賴矣所據未盡事宜止有高寶江都山陽年例歲修之堤向緣錢糧缺乏工力不敷每歲止是支吾目前未能加葺高厚

及興鹽高泰以裏洩水舊渠向因黃浦八淺潰決濁
流浸灌淤墊頗多誠今日所當議者以湖堤言之除
寶應大工堤岸俱各修砌完固惟當率夫防守無容
別議外其卑薄殘缺之堤宜加土工椿木以減水閘
言之除高寶江都新舊增置閘座可以宣洩者無容
別議外高郵南門舊橋口應改建減水壩一座寶應
子嬰溝舊閘及泰山廟後甄閘九淺石閘應改建減
水壩三座并江都邵伯湖加高閘石九座錢糧俱應
於見請歲修積貯銀兩動支如有不敷即於大工餘
剩銀內支補者也然減水閘僅可以洩尋常盈溢之
水至於伏秋霖潦與天長六合諸山之水陡發共注

於湖止憑瓜儀二閘宣洩不及查得揚州灣頭原有
運鹽官河一道內由芒稻白塔二河直達大江勢甚
通便年久淤淺先年刑部侍郎王恕曾議挑濬計長
三百四十里道里遼遠工費不貲且議者又謂私販
船隻潛度難防遂致中寢殊不知洩水之期每年止
是五六月七八四箇月喫緊若從壩口密佈椿柵就令
白塔巡司防守自可禁絕其餘月分任從照舊築壩
實為兩利而無害也但慮錢糧不敷今止議先從灣
頭濬起至泰州南門止計長九十七里挑深四尺面
闊四丈底闊三丈併打壩合用夫工銀一萬零八百
兩相應於巡鹽衙門挑河銀內動支又查得高寶江

都堤內田地及興泰山鹽州縣地方外受各減水閘之餘瀝而內蓄時伏連綿之積雨皆由射陽湖經滕隴喻口出廟灣以入海迺其故道也渠道見存止宜疏濬先蒙總督兩部院據鹽城知縣楊瑞雲估勘挑濬淺處計長一萬二千六百丈合用夫役工費銀七千五百六十兩已經覆勘明確相應於原議大工扣存巡鹽衙門挑濬支河銀內動支者也以上數事俱係歲修及原議未舉事宜亟應興舉務在明歲伏前報完方克有濟但道里遼隔時日不多必須分任責成庶可速就今議得高寶江都一帶湖堤及修建減水壩等工相應俱屬南河分司管理疏濬灣頭鹽河

分屬海防兵備道管理疏濬射陽湖諸淺及清江浦外河堤岸分屬徐州兵備道管理庶事有專責而工可速成矣再照鹽城知縣楊瑞雲寶應知縣李贄揭內開稱寶應堤內重劫月河一節委與高郵康濟河事體相同節經部院題請勘議舉行但計工費不貲當此勞費之餘災傷之日恐有不堪相應暫停姑候時和年豐再圖興舉者也職等會勘無異理合呈報等因該臣會同兵部尚書凌雲翼虛心講求逐細查覈除中河司道管轄地方自清及徐五百餘里黃河經行之處委已順流入海運道無梗居民頗安惟在查照部科題准事例防守不懈即為永賴之策無容

別議外其寶應迤南諸湖聯絡清江浦外湍溜不多而關係內河不小各該堤岸雖係大工之所未及實亦運道之所必資循例歲修殊屬虛應尋常僅可支持暴漲不免衝塌蓋人力固自有限錢糧亦所不敷無怪其然也所據司道勘議加幫堤岸修改閘壩濬灣頭河之淤淺以殺外湖之橫流疏射陽湖之故道以洩內地之積潦工費不煩於請發分任尤便於責成似應依擬以終前功伏乞敕下工部查議上請備行總督衙門悉照前議督行各司道查照動支前項銀兩嚴督各該掌印管河官務趁今冬天氣晴和分投修理併乞轉行兩淮巡鹽衙門將挑河銀兩查發

濟用定限來歲三月中通行完報以備伏秋如有惰誤及苟且塞責不堪永賴者指名叅奏庶未盡之巧區畫周備而運道民生端有攸賴矣奉旨工部知道

河防一覽

是年決高郵城南敵樓之北堤南上河田廬皆沒郎中

張譽督塞之寶應決黃浦譽率夫堵塞堤下窟得龍

骨建脫龍亭

南河全考 蒼叢云此印川公河上軼事也王文肅撰公墓志云黃浦下陰雨輒聞鷄鳴聲居民曰此蛟龍宅毋動堰成

忽中夜雷電交作挾以厲風望見黑焰排空而去比曉土窟白骨爛然在焉就視之鉅窟獨角其窟骨似牛而長廣倍之其角似龍之火帶而稍參差舐之輒粘舌時以為孽龍避公而尸解云 喬萊寶應新志云子昔修明史為潘公作傳蛟龍浮蛟之語本之王文肅所撰志銘中予以說近荒唐未入正史今歸田里知有碑在 黃浦廟中

明神宗萬曆九年五月戊子吏科給事中顧問言臣前

待罪任止目擊滹沱河每遇夏秋水漲漂流廬舍淪沒
民田不可勝紀而額糧現存百姓歲苦賠墊大半逃亡
前撫按官計議疏浚或欲開故道或欲開新河未免此
利被害以隣國爲壑終非長計莫若將饒陽河間以下
水占之地悉讓爲河動支該府節省并贓罰銀兩召募
夫役挑鑿河身使水有所容砌築堤岸使水有所束以
圖永久之規毋爭目前之利其額征錢糧若必不可缺
即於府屬州縣每石量加分釐或有現淤沃壤清查照
畝起科通融攤派部是其言請行撫按查看具奏從之
六月丙辰巡倉御史顧爾行條議水次三事一謂小
灘水次向因河南糧戶賫銀至彼買米致奸棍營求包

攬插和不堪宜行禁戢一謂遮洋海船年久損壞宜行
修葺一謂運官率多衰老不堪宜加慎選部覆如議因
言浙江杭嘉湖漕糧本部舊差主事一員監兌後因科
臣建議停差以巡鹽御史事簡議令兼攝而御史不能
親臨致糧米粗惡係乎國儲查有先差舊例相應議復
得旨允行 七月壬戌總督漕運凌雲翼奏稱儀真開
稅宜酌水勢不必拘泥取盈其瓜儀各閘壩應歸併南
河郎中管理不必添設主事部覆如議因言河道歲修
錢糧宜敕督臣照各邊軍餉事例歲費若干存留若干
悉解工部貯庫遇河工缺乏通融請給從之雲翼又言
茶城至留城一帶運道咽喉節因黃水倒灌停淤漸高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三
運船率多淺阻臣已督行司道興工挑浚乞照往年事
例暫停進貢船隻支用錢糧俟工完覈實具奏章下所
司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十年三月己未朔增築保定府雄縣橫堤
八里工食取諸修城餘銀造河間府任止縣東堤自滿
堂村至呂公堡二十里工食取之裁省淺夫銀以滹沱
水患撫按辛自修教覬請也 辛己先是河漕總督凌
雲翼言清江浦河堤夾隣黃河邇來水勢南趨淤沙日
被衝刷恐黃河決嚙運道可虞欲於城南窰灣自馬家
嘴歷龍江至楊家澗出武家墩另開新河以通運道在
司道張譽等初議則從武家墩折而東仍合通濟開出

口於是兵科給事中尹瑾議清浦之河其來已久河堤
之外一望平田并無岡阜遮隔雖楊家澗新開河渠相
距亦不過十餘里必清浦之堤無虞而後淮安無虞一
河兩岸無虞而後楊家澗之新河無虞設清浦一決其
害不止清浦而已且糧船經由淮城則夾帶違禁易以
稽查若經由窰灣入馬家嘴則中有一河之隔又有大
湖之遙脫有頑軍梗悍作奸犯科失誤糧運咎將誰歸
至武家墩出口尤為可虞蓋本墩地勢高亢天將設之
以屏籓淮河者墩內地高難為挑挖墩外湖闊難以灣
泊冬春之交糧運緊急則苦洩涸伏秋之候淮水泛濫
又苦奔冲且武家墩與高家堰共為一堤相去甚近開

武家墩是即開高家堰則又害全河矣無已則通濟開
合流之議爲可從耳已而雲翼請遣官往勘給事中李
廷儀吳信言今日治河之事宜開新河以避黃流守舊
堤以固清浦武家墩不可開新壩不可築事勢昭然遣
官覆勘徒滋道旁議耳部覆給事中言皆是上令雲翼
計永利以聞 四月戊戌戶部題漕糧遠者六七千里
近亦四五百里往河道阻塞運糧多虞荷皇上軫念國
儲歸併河漕督臣專責各省巡撫及添設御史通行巡
察各兵備畫地分修故邇年道路疏通不踰春月俱達
天津北至白河咫尺京師反不能依期抵壩何也一則
起剥甚難一則濬河不力蓋剥船僅八百每船不過百

餘石每剥往返須兩日三百餘萬之糧必欲盡用剥船
已盡河漲無期轉盼秋雨時行陸運旣阻於泥濘入倉
又難於晒揚雖捐輕賫而盡用之亦安望米色乾潔無
浥爛耶宜令倉漕各衙門嚴行沿河承委州縣官令其
晝夜駐劄臨河各分信地督催堤夫淺夫挑浚白河一
帶平河漫流淺阻務期深闊無滯如原設夫役不敷許
量動官銀雇募協助俟糧運完日報部議補仍將各官
勤怠酌議題請以示勸懲報可 六月壬子新開永濟
河成長四十五里建閘三座費銀六萬餘兩總督尚書
凌雲翼以聞上以其費省而功速賞銀幣有差 七月
辛未直隸巡按楊楫題入夏以來雨澤愆期濟寧臨清

行水金鑑卷之二十三
三
一帶開河淺澀提督泉源工部主事馬玉麟將南旺迤
北開座閉塞借水南流致北流之水糧船淺閣兗州府
管河通判詹詵一籌莫措阻誤糧運且本官物議沸騰
官守有玷應分別罰處仍行各管河分司官將南旺馬
場安山諸湖逐一清查原界集募人夫開濬深廣其減
水閘壩查有損壞即行修葺務要以時蓄洩永保運道
如道府等官因循故套苟且了事聽其指實叅奏疏入
下部覆奪馬玉麟俸三月降詹詵閒散其修湖儲水係
濟漕要務共依議申飭行 十一月戊午維揚古稱沃
壤而地形高下大海環其東諸湖遶於西所賴堤厚支
河通斯田地可耕民竈俱利自范堤坍塌高寶堤亦衝

決不守其中大小支河所在淤塞於是以前高寶興泰四
州縣為壑而洩水無路民竈罷於昏墊矣河道尚書凌
雲翼言臣等躬親勘視度地形探水勢其治之之道有
二惟疏上流使入江洩下流使入海沿漕堤一帶之水
為上流沿范堤一帶之水為下流如西引邵伯湖之水
轉南至新安湖復東入運河至芒稻河入江有餘則聽
其直瀉不足則引以濟漕則上流疏矣如牛灣河姜家
堰廟灣為三大海口引各支河東會於串場河北會於
射陽湖俱入海則下流洩矣而興化之堂子鎮戴家窰
海溝河白駒三十團竈則牛灣河之支河也黃土溝皂
角樹至岡門登瀛橋河則姜堰之支河也安豐鎮至清

備灌鋪則廟灣之支河也其何塽塽至白駒塽一帶阻淺尤甚又河東一帶舊係糧鹽大河洪水衝決河身與岸相平故水軌道而淤溪秦漳艾陵葑子諸湖之水北淹民田億千萬頃處處俱當挑浚俱費經營惟是工有後先勢有緩急今將范堤數十里先行修築使外潮不得入串塽支河六七道盡行疏浚使內外有所出果蓄洩利便積水可消則海口不開亦可如支河既通之後水患如故即并開海口置閘以備蓄洩其修築范堤該銀四萬二千四百餘兩浚支河六道該銀二萬一千四百四十餘兩俱於鹽價門租浚河存剩銀等支用部覆河臣策是定限今年十二月初興工明年十月報完務

須費省工堅詔從所請

明神宗實錄

卷第百廿三

行水金鑑

卷第百廿四

運河水

明神宗萬曆十一年三月己亥工部覆漕運尚書凌雲翼題稱徐州戚字港溜急運艘難行開新渠建閘境山廢閘曰梁境閘新河中閘曰內華閘新河口閘曰古洪閘乞移咨吏部於梁境閘專設閘官一員內華古洪二閘共設閘官一員并鑄給條記從之 十月戊午工部覆總督漕運戶部右侍郎傅希摯奏清江浦至西橋一帶堤岸當黃淮掃灣之衝近年黃流日刷堤根單薄萬一嚙決則運道生民俱受其害今將舊堤亟為修砌限萬曆十二年秋黃水未發之先報完完日將工費核實

奏繳從之 已未以漕河工完賜尚書潘季馴原任兵部尚書凌雲翼等賞賚有差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十二年七月壬午漕撫李世達恭報堤河工完部覆賞各銀兩有差 八月丁巳吏科給事中陳大科言江南漕艘歷高寶抵淮寶應汜光一湖浩蕩無際槐角樓一帶據湖之中其形如兜兩翼向為運道梗所司議開越河而一主圈田以防夾攻一主靠堤以省修築昔白侍郎昂康濟一湖圈田之制也比吳尚書桂芳靠堤開越河十餘年來未聞衝圯臣以為靠提便總督漕運李世達亦然其議部覆報可 九月丙子南京右僉都御史趙煥奏高寶湖堤大壞乞敕憲臣督理章

下都察院 十月戊午漕運總督王廷瞻奏寶應新開越河分為三工每工司道二員相兼總管報可 十一月甲申禮部儀制司主事陳應芳奏頃見漕臣開越河一疏其稱論方取土以丈計之約用工銀九萬六千有奇而木石之費十二萬其派夫必得五萬人而後可竊意夫以五萬每名日工食二分則當一日千金矣是所謂九萬六千者止可供五萬人三月之費借曰更番迭用亦止足供六月之食大約計之則九萬六千者可足一年夫役之募乎其不足者撫按自有處乎抑令民自為賠也臣往見河工之舉撫按下之司道司道下之州縣州縣下之里甲里甲不足於是以家貲之上下為出

夫之等第籍名在官而趣之役牌票追呼之擾遍於閭閻叫號怨謗之聲盈於道路其狀有不可勝言者此籍名之苦一也及其不可脫而爲之辦夫一夫遠者月有一兩二錢之值近者月有九錢之值有稱是而計月以安家之值以一家爲率辦夫五名則月幾十金之費矣往往傾貲以償其費不則鬻產又賣子女數月之間閭閻一空此僱夫之苦二也及其以應僱之夫而往即工所也多方影射百計索求一不遂則撻鞭之夫往往多逃去則以逃夫呈而移檄州縣逮之原籍名之人則又僱夫以補其額而就逮之費亦復如前是重困也至如官銀即使盡所議者給之猶不足以償十分之一而况

所給者受值之人非出值家也以故不才佐貳通同胥役恣意侵尅以故官徒有募夫之名而害歸於籍名者之家利入於管工者之手此赴役之苦三也請以三策籌之與其使當事諸臣陽爲節省之虛名而閭閻小民陰受包賠之實害則孰若照糧起科明爲加派而以九年十年拖欠存留錢糧酌爲蠲免其舊而加派其新人情未有不樂從者至於東南孔道各省協濟之銀揆之事理必不可無昨撫臣議五萬臣以爲少奈何不允而使獨累淮揚赤子也夫錢糧足則官操其值以募人如各驛遞等夫則非以利民而且養民此理之正策之上也瓜儀巨商大賈往往有建寺修橋者向倭夷之變揚

州外城俱係鹽商倡築不期月而集或懸旌表之令開
事例之門或授以冠帶或給以旌匾必有應之者而往
來商船除鈔關外量於湖口抽其稅課以佐急此事之
權策之次也如其不責名實而曰加派不可協濟不可
事例抽稅又不可而忍聽民自為賠焉此則可為無策
矣工科右給事中馮露亦言總漕侍郎王廷瞻三議欲
將舊堤備用之石加之新工以石砌潭原議者八今減
而六反覆陳舊堤之石不可移八潭之砌不可已工部
覆給事主事言皆是報可

明神宗實錄

是年三月高郵東通興化各場運鹽東河一道堤岸
久圯不治民田一派汪洋鹽艘繚躄稽阻知州邵夢

弼通詳河鹽各院勅築東堤屹然高峙北下低田盡
為沃壤鹽船行人俱稱便涉商民誠兩利焉 九月
都御史李世達會同按鹽二院題准命郎中許應達
等挑寶應汜光等越河三十六里南北閘二座往來
船隻永避湖險先是郎中楊最曾奏開不果至是給
事中陳大科上疏極言利害始有是役明年河成賜
名弘濟後以閘水湍溜損船改平水閘

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十三年四月戊申以僉都御史張岳為左
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如故時張岳進四議其論治河謂
夏鎮固當開而沽頭不可棄禮科給事中苗朝陽兵科
都給事中王致祥交章駁之遂寢 六月壬子寶應越

河工成先是寶應有汜光湖素稱重險國初平江伯陳瑄築石堤於湖之東蓄水以為運道上有受而下有所宣因決為八淺匯為六潭則興鹽諸場皆沒而淮水又間從周家橋漫入洶湧排空萬曆十年一日而弊者千人十二年糧艘溺者數十總漕李世達按臣馬永登鹽臣蔡時鼎議於石堤之東開越河以避其險乃命工科給事中馮露往視之河身長一千七百七十六丈凡為石閘三減水閘二為堤九千二百四十丈石堤三千三十六丈子堤五千三百九十丈費公帑二十餘萬民不知役總河王廷瞻以聞賜名弘濟 七月戊子論寶應河功河道都御史王廷瞻陞戶部尚書兼官巡撫如

故總督漕運太子太保靈璧侯湯世隆加少保中河郎中許應達加正四品服俸京堂內推補先任中河郎中陳英主事羅用敬兵備副使莫與齊各陞一級海防兵備按察使舒大猷陞一級照舊致仕故曹儲左叅政馮敏功贈太僕寺卿淮安府知府張允濟陞服俸一級與向書楊兆王遴李世達何起鳴等各賞銀幣有差因詔以後河功邊功疏中不得叙內閣輔臣

明神宗實錄

是年六月初十日漕撫王廷瞻等題奏寶應地方澤國委流汜光一湖尤居窪下上接淮泗長合七十二山之水下通興鹽新興伍祐等場之疆由射陽湖穿廟灣東注於海地勢沮洳素稱險阻國初宣德間平

江伯陳瑄築堤於湖之東蓄水以爲運道上有所受
下無所宣一線之堤當萬頃之波是以決爲八淺滙
爲六潭興鹽田廬竈蕩俱被淹沒而糧運往來至不
可以舟近來高堰旣築足禦伏秋之漲而淮水間從
周家橋漫入則橫流白馬湖而直射寶應亦勢所必
至也矧其東西相望浩淼無涯洪濤迅浪不時常作
加以西風號起洶湧排空蕩擊石堤摧殘舟楫人人
不能必命而葬之魚腹中者無月無之無論其遠如
萬曆十年間一日而斃者千餘人即萬曆十二年間
糧船沉溺者數十隻漂沒漕糧至七八千石殊爲運
道之梗遠近之民談此湖不寒而慄且東南財賦轉

輸以充軍國之需命脈所係豈容哽噎若此臣仰遵
廟畫殫力經營夫役用銀募招未嘗派擾里甲木石
差官採買亦不干及有司雖勿亟之令屢申而胼胝
之趨益勵興工甫及八月用費猶有餘銀兩堤並築
五閘屹然數十里之湖患屏之藩維千百萬之生靈
盡居衽席且舊堤有重關之險永無潰決之虞不唯
行旅藉之以爲安而又居民恃之以無恐萬口歡呼
咸稱不朽再照先年高郵越河開成得蒙欽定河名
康濟近年淮安新河開成亦蒙欽定河名永濟今寶
應越河視之二河尤爲緊要自此而南由高儀以達
於江自此而北由淮浦以出於河實爲運道咽喉第

一之關利害懸殊事體更重伏乞皇上特賜佳名以
光萬世無疆之業部覆奉旨是河名與做弘濟

弘濟河

奏疏

李世達字子成涇陽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萬曆二
年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未上十二年總督漕運
兼巡撫鳳陽黃河南侵淮安告警世達請修石堤捍
城寶應汜光湖風濤險惡歲漂溺請開越河殺水勢
俱報可

明史稿

王廷瞻字稚表黃岡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以右都
御史出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府寶應汜光湖堤蓄
水濟運平江伯陳瑄所築也下流無所洩決為八淺

匯成巨潭諸鹽塲皆沒淮流復奔入勢益洶湧前撫
李世達等議開越河避其險廷瞻承之鑿渠千七百
七十六丈為石閘三減水閘二石堤三千三十六丈
子堤五千三百九十丈費公帑二十餘萬八月竣事
詔旨褒賜河名弘濟進廷瞻戶部尚書巡撫如故

明史稿

敏功起復故官為漕儲道淮之南故有邵伯寶應高
郵三湖相連為巨浸漕舟過者往往多漂溺因議濬
內河通之御史大夫王廷瞻疏上得請而敏功任其
難敏功於河事故心通而役者皆習其能工以故大
集敏功益不愛其精力水陸奔走凡七晝夜不休遂

得疾臨卒且曰內河成於國計甚利第太逼湖湖善
潰而堤薄萬一如瓠子數百里魚鱉矣幸語當事者
別創堤以護之

兩浙名賢錄 萬曆十年
任漕儲道卒贈太僕寺卿

是年八月都御史王廷瞻行郎中許應達包砌高郵
護城堤杭家嘴六百丈又小湖口堤五百三十丈工
成郵民至今永賴蓋以寶應越河大工剩有餘料從
許應達之請也

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十四年正月己酉工部覆直隸巡按蘇鄴
題少卿徐貞明奉命經畧水患窮源溯委徧歷周諮惜
處財用一一列款於畿甸水患大有裨益一疏浚深州
霸州等處河道共該夫役銀一萬九千三百一十三兩

一錢除霸州道屬現有堪動官銀三千七百八十餘兩
於真定府存留贓罰銀內動支二千兩保定府五千兩
河間府八千五百三十三兩一錢湊足前數委官及時
興舉務要挑浚如法河流通利一疏浚安州雄縣保定
等處河身及挑築東鹿深州河堤所用人工夫隨便役民
其工食之費要於各府州縣積穀內酌量動支仍勸諭
富民有能募義偶眾損貲助役者酌量旌異以示勸率
一修建河間任止橋梁及墊築道路共該銀三千六百
八十八兩有奇宜暫借該府官銀抵用一挑浚河間獻
縣滹沱舊行子牙河之故道因路遠工多難以驟舉宜
行撫按轉行道府估工議費另行題請從之 三月庚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四
子大學士申時行等陳安民之策內云昔成化中議開通惠河京師訛言至以爲黑眚之應遂命停止嘉靖初始復開浚成之至今爲利臣等以爲墾田之舉但宜斟酌地勢體察人情其沙灘不堪之處不必盡開其見種黍麥之田不必改作應用夫役官爲僱募如滹沱等河旣難疏治暫行停罷要在不拂民情不失地利乃爲謀國之長策若以此爲害民之事則臣等不敢以爲然也上曰覽奏深切治理實議舉行 癸卯福建道監察御史王之棟題尚寶司司丞徐貞明奉詔書興西北水利事其他不敢臆說以瀆天聽惟滹沱一河爲真定大患詢諸父老謂此河不可以人力治者併貞明所建議別

爲不可者十有二事一謂水迅土沙難以修築徵派分出地方滋擾二謂堙塞無定故道難復三謂深州故道枉費無成且水滂漂泮流派難分四謂挑浚狹淺難殺水勢且淤沙害田難資灌溉五謂費少不敷必資剝削恐生民怨六謂羣聚不遏勤勞不息恐致他變七謂引流入衛恐妨運道八謂三輔庫藏倉貯不可罄竭九謂減價易地奪民業生怨十謂工夫鱗集蹂躪爲害十一謂不可侵擾附邑十二謂供費浩繁羽士募化非體辨駁甚悉上命會議工部覆事無全利亦無全害徐貞明自奉璽書以來勞瘁道路已垂一年續所報開墾成熟田數則已三萬九千餘畝其爲畿輔利不淺鮮也但盧

溝漚沱二河之工實有不便如御史所言者上曰國家舉事當順人心這墾田水利既稱不便先前踏勘時何不題請停止以致輕動擾民建議各官本當追究但本為公姑恕之水田事務着遵旨停罷徐貞明即便回京先為上覽部覆欲罪建議諸臣輔臣力為解救得免五月癸卯雲南道監察御史毛在題臣巡按貴州事竣報命路由運河見水道淺澀糧艘壅滯當事諸臣隨事料理悉心計議糧船之進不宜專急於過淮過洪先須過其咽喉使聞河無碍上令該管稽查整理十一月辛丑河南撫按官袁貞吉等題中土灾沴百姓流離欲將開封等府地方湮淤河渠動支倉庫銀穀小民願自

出力者通行修浚并建設閘壩以備旱澇以為興利聚民之政工部議覆上從之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十五年四月乙亥戶部覆兩淮巡鹽御史陳遇文條陳海州舊有薔薇河一道以通臨供興莊鹽運乃年久淤塞遂致繞道東海方達淮安中間苦難較前十倍乃自密灣起至周家堰共長二千六百三丈五尺工價銀共一千二百五十四兩九錢七分五釐此處挑濬有便鹽運上曰可丁亥工部奏黃淮二瀆逼近祖陵關係甚重自寶應以下鹽河興化一帶海口應濬應通合咨漕撫巡按衙門管河司道議之淮揚水患西南有淮泗西北有黃河高寶江都有西山諸湖之水以

衝動漕堤湮沒民田已非一日聞寶應至廣洋射陽與高郵江都各路皆有入海惟支河淤塞而不通湖水泛濫而無歸爲今之計又當備查疏通支河海口不患其不深矣 七月庚子廣西巡按御史蔡系周陳鹽法七事六曰謹河道廣東至梧州水勢甚平梧州至桂林雖險亦易惟桂林至全州中經興安縣陡河原有陡門三十六座向係五年大修三年小修十餘年來廢弛弗舉舟楫難通遂致鹽運坐守日月所費不貲今查興安分水塘中間直下入中江原設大石減水陂一座一百餘丈截水不致直瀉要南一路自興安縣北門至三十六陡南岸衝壞去處估計修築計費不滿千金即於鹽利

內動支七曰專職守議將鹽務併之清軍同知章下戶部 丁未蘇松常鎮所轄諸縣俱颶風驟雨數月不息洪水暴漲漂民廬舍無算詔各府錢糧蠲免停折有差 戊申鳳陽撫按楊一魁等各題淮揚二府屬高郵等六州縣富安等十五場俱被湖堤積水滄沒田地議設建閘疏水計估工費共用銀五萬四千七百七兩議將兩淮運司歲修鹽河積年積貯在庫銀一萬四千七百兩淮安府庫原修歸仁堤節省支存銀七百七十兩及撫按鹽三衙門會批不應起解贓罰紙贖及原准工部題留徐州採辦花石料價等項銀內截流湊支戶工二部如議覆奏報可 九月乙卯文書房口傳聖旨河道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四
歲用多少錢糧如何常有淤阻沿河該管官曾否開報
着工部查職名來看工部列名以奏得旨近年河道安
流該管官不無懈弛間有淤淺亦不即行開報疏濬致
有阻滯仍通行嚴飭有怠玩誤事者該部科指名叅奏
十二月丁卯工部題泉河閘壩事宜將衛水先儘漕
運勿以灌溉相妨茶城口務保萬全勿以苟且塞責坎
河口作何捍禦使蓄洩可恃管泉官作何責成使職守
不隳至閘河禁例奉有累旨一應官民船隻待積水而
行有違抗爭先者毋問官豪勢要徑呈本部以憑叅治
從之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十六年二月乙丑工部題覆沁水入黃河

衛水入運河其來已久頃者沁水決木欒蓮花口而東
督河楊一魁有因決濟運之議謂沁水方決其勢悍塞
之難固而導沁入衛其勢便而助運易固一說也及科
臣常居敬往勘會撫臣衷貞吉按臣王世揚議謂衛輝
府治卑於河藩封新建恐決開而勢不可禦有衝激之
慮且沁水多沙善於入漕恐反為患不如堅築決口闢
河身以吐南行之氣而衛河急加疏濬下民間引水灌
田之禁尤完計也詔從勘議 四月己未工部覆科臣
常居敬條上漕河事宜一嚴啟閉以杜淤淺請申飭山
陽通濟等閘三月初運畢即為封鎖瓜洲二閘俟蘇浙
運畢封鎖官私船隻照舊車盤勢豪干撓者法無赦一

催糧運以謹河防謂四月黃水生則河波驟發漕糧俱
二月終盡數過淮則壩可築而白糧一運每至愆期不
得不緩壩以待之宜督所司填註限單務令漕白二糧
次第過淮以便修築一議錢糧以助河工謂河工銀歲
額三萬而費至六七萬每以不敷停修貽害不小宜核
所在逋負立限追解無為墨吏積胥所沒以致匱竭無
措一稽工料以資寔用謂運河延袤千有餘里歲用椿
草繩糶灰石之屬皆河工急須而名實不相覆上下因
循恣為奸弊宜慎加釐飭及修築未久旋報奔潰者追
還料價一重修守以謹河防蓋治河如治邊防水如防
虜邊臣守邊有叙勞之效而河臣奔走風濤拮据之苦

視邊臣尤甚宜於歲終分別紀錄三年類題果有成勞
予之優擢則人心競勸而河防益飭上依議。癸亥勘

理河道科臣常居敬會同督臣舒應龍再上河工一十

四款

前二款
入黃河

一築寶應西堤以束流漕蓋寶應湖口運道

所必經近來挑濬徒勞淺澀日甚緣水勢散緩泥沙易
停議於山陽一帶培築西堤以束水勢令無壅淤則糧
艘不阻一砌邵伯湖堤以免歲修蓋邵伯湖一淺二淺
等處正當波濤衝擊而排椿廂板其何能禦應盡包石
以捍其銳一濬理河身以利長運自淮安至儀真內河
舊三年一濬後歲一浚之久之且置勿濬矣合於重運
過畢清口大壩工完之後乘時挑浚并查復淺船之制

行水金鑑卷一百三十四
一酌議分地以便責成以梁境至首閘屬之夏鎮主事
茶城至清口黃河屬之中河郎中而夏鎮及南旺兩主
事并給關防敕書視河道郎中例以重事權中三款入黃河一設
山陽長夫以便河工蓋山陽河夫向皆市僧雇覓故增
減之弊滋而逃亡莫可禁議令諸僧入銀官雇註名立
冊按冊撥夫實為長便一寢開支河以防善淤蓋閘河
水泉不多難分為二宜寢其工一查議故道以損繁費
蓋閘河出口無不與黃值即改避而南亦難遠害况弱
末之流不足以濕淤沙故道之議固應並寢後三款入黃河俱如
議行 五月丙戌勘科常居敬疏新運已臨天時亢旱
再條八事一濬泉源以資灌注一復湖地以預瀦蓄一

築汶河以防滲漏一建閘座以便節宣一設閘官以肅
漕規一給關防以重事權一嚴築壩以便挑浚一復夫
役以備修防部覆如議 七月戊寅工部尚書石星題
山東淮揚一帶河道應修應築如總河潘季馴勘科常
居敬所議添設鎮河閘接築塔山縷堤清江浦草壩鞦
築寶應西堤石砌邵伯湖堤疏濬裏河淤淺增設柳浦
灣料廠此當在淮揚興舉者也查復南旺馬踏蜀山馬
場四湖建築坎河滾水壩加建通濟永通二閘查復安
山湖地此當在山東興舉者也地里寥遠工程浩大宜
將郎中羅用敬副使周夢暘等分地責成御史不時稽
察而總河大臣仍親自查閱工堅可久者從實奏報推

行功金鑑卷一百二十四
四
諉誤事者即時參處上是之仍諭河工着各照分定地方用心管理上緊完報不許疎玩 九月丙辰直隸巡按御史高舉奏報魏縣頻年旱荒今秋又被漳水滄沒請蠲秋糧五分仍酌行賑濟上從之 甲子駕幸石景山欲觀渾河趨召輔臣時行等三人及定國公文璧臨淮侯言恭飛騎而至上已御河岸幄次叩頭畢起乘橋橋爲二道諸臣從上異道而行上命同道後隨臨流縱觀日時行前曰朕每聞黃河衝決爲患不常故欲一觀渾河今水勢洶湧如此則黃河可知時行對渾河來自西北古稱桑乾河是也從此出蘆溝橋至直沽入海水漲時亦多洶湧至如黃河發源崑崙自積石龍門會淮

入海衝決之勢不啻數倍黃河每一潰決遠至數千里自徐州至淮安屬當運道所關最重上曰行河官應恪乃職時行對近奉詔委任責成並知警惕上曰經理須要得人時行對皇上留意河道拔用舊人一時在任皆稱諳練不敢輕率誤事上首肯言須得人者再時行對如諭立良久乃下命從官先詣功德寺候駕仍賜酒饌 丁卯大學士申時行題臣等隨侍聖駕幸石景山臨觀渾河伏蒙皇上召臣至橋次示以水勢且言黃河衝決經理須人臣等承面諭不勝歡躍仰見皇上一遊一豫莫不以國家爲心民患爲慮即堯舜其咨之憂俾乂之命不是過也倉卒應對未及周詳茲敢以河道利害

行刊金鑑卷一百二十四
五
為皇上悉陳之。渾河來自西北古桑乾河至天津直入
沽海。當其泛漲之時亦有衝決之患。然不關運道亦不
近城廓。猶未足為深慮也。至若黃河發源崑崙流入中
國。至積石龍門已數千里。經陝西河南則涇渭伊雒諸
水皆入其中。又經徐州至淮安。與淮水合。當其壅淤則
數丈之渠一夕而成平地。及其潰決則數千里之堤一
瞬而成洪流。湍激洶湧。比渾河不啻十倍。先朝時決時
塞。皆命重臣經理。而後成功。未有數十年無事者也。今
之治河者為鳳泗祖陵。則防其西侵。為漕糧運道。則防
其北徙。為淮安數百萬生命。則防其南決。故功力鉅而
責任難。未有不得人而成功者也。皇上得人。之諭於治

河要務一言蔽之。第臣等雖奉德音而在廷。及河道諸
臣或未能仰體欲乞特降明旨。轉諭河臣。俾曉然知皇
上憂勤之意。而從事河渠者。且惕然有夙夜奉公之心
矣。報曰。朕聞黃河衝決為害。不常欲觀渾河。以知水勢
。昨見河流洶湧。應知黃河經理倍宜加慎。河道官應行
文知會。務一勤永逸。勿以勞民傷財為故事。至選用務
要得人。吏工二部知之。
明神宗實錄

行水金鑑

卷第百廿五

運河水

萬曆十六年都給事中常居敬上查理沁衛二河疏云牌行該道看得此番行查係奉欽依事體重大駁行二府掌印官行令劉薛二同知及會委臨河汲新河武等七縣各掌印官勘議俱親詣沁衛二河踏勘間當據汲新輝獲等縣社里老等告稱衛河發源在於輝縣蘇門山下其水陡峻通流灌田不過步須並無淤阻其沁水河身寬一里有餘衛水河身寬不過三四丈先年曾遭沁水衝開木欒店蓮花池堤口附近地方俱受滄沒且流入獲新二縣城門用土屯塞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五
一
漂流民舍淪沒民田一百二十餘里衛輝府關廂巷
口行舟衝倒民房八千餘間壓死男婦陳可立等百
十餘口等情各具告到官會看得引沁入衛固殺黃
河之流且濟運道之便但恐沁水本大若一入衛河
二水合流勢必滔害不惟各縣民居民田深有可虞
况潞府新建方將高其堤預其防惟恐不固而敢引
沁以貽不測之患等因到府又准本府同知劉應聘
會同衛輝府同知薛應麟關稱各親詣衛河源頭踏
勘得衛水流清土堅原無淤阻雖有軍民水田蓋為
水由地行故乘勢以資其灌溉非敢阻塞以專其利
也前此雨暘時若源泉不枯河水盈溢漕舟無滯年

來亢旱泉源不流而漳河以下諸水亦俱淺澀因此
衛流愈覺細微此議者不得不歸咎於居民灌田至
于引沁入衛謂於漕河有濟也但查沁水原無支流
可以通衛今欲因衝決之道而遂挽之以入衛則目
前似足以助衛濟漕而將來水緩沙停其終必致淤
塞則既見其利而又思其害是不可不為深長慮也
等因會關到府尤恐不的隨該本府知府趙以康會
同衛輝府知府周思宸親詣前項河口逐一踏勘會
看得衛水枯澀併沁於衛則衛水大而漕舟可行豈
不曰運道有所裨益哉但衛小沁大則其勢難容衛
清沁濁則末流必淤如先年沁河一決而臨清東昌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五
二
等處遂至淤塞徵之往事竊恐不減黃河之害而又
增運道之梗斯時歸咎誰其任之且沁衛地勢高下
殊縣必須創開河身沿河築堤此其費地費工固為
不貲而伏秋水漲橫流滔天則生靈城池不可不為
之計也此皆前人已有成說利害較然如曰姑舍是
而輕試以建非常之功非職等之所敢擅議也至若
引水灌田誠當禁止但未流之微細實起於源頭之
枯竭即今三年亢旱泉源幾至不流有如昨歲運道
阻澀漕院差官守視衛源盡導上流而管河道亦駐
劄輝縣親至泉所禁之非不嚴也斯時田禾日稿而
衛水不增則其故仍不係於淤阻也惟是漕運重務

係關匪細合無以後水源有餘則從民之便而不妨
與民同利亦可也如水源不足則禁其引灌而專以
濟漕等情該臣會同巡撫衷貞吉巡按王世揚議得
古今論治水者孰不曰順水之性行所無事哉然而
地當中土勢有重輕利害所關又非可以嘗試而漫
為者沁河發源西晉經帶河內沛然東下勢若建瓴
惟至武陟城東復折而南與黃河會流以故昨秋瀑
漲東隘難行遂致潰溢直衝木欒店決蓮花口滔滔
東注則引沁通衛其勢良便也但細查衛輝府治地
既卑下河復狹隘狂流灌注容受為難即今獲嘉已
成巨浸新鄉亦若浮盂該府城垣去河不遠衝決之

患殊為可虞况今藩封新建關係尤重昔人所謂不與水爭利者誠有不得而槩論者矣且沁水沙多善淤一入漕渠淤墊閘座昔有左驗恐利未得而害且隨之也既經道府勘議明悉又該臣等親閱相同仍應堅築堤壩寬闊河身務使南行無滯庶為長策至于漳衛上源據稱天旱泉微誠有之矣但民間灌溉壅遏泉流致妨運道合行該道將一應私壩悉行拆毀如遇雨少泉微盡令導入漕渠以濟糧艘河北分巡道仍不時周行巡察禁治如有阻撓許巡漕御史拿究如是則沁不得以病衛衛又得以濟漕其于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矣

已畧見實錄再書其全疏於此

又查理河漕疏云

照得國家定鼎燕京歲輸漕糧四百萬石運艘涉江淮經徐邳入運河抵京師濟寧以北必資汶洸泗沂諸水而徐邳以南必資淮黃二水濟之俱會淮安外河掠草灣歷雲梯關入海北高南下勢若建瓴淮弱黃強時有衝阻弘正以前姑不必論嘉靖末年河道日益多故歸德而下丁家等口忽然衝塞黃水不從小浮橋故道達徐初徙於溜溝再徙於秦溝三徙於濁河口於茶城相近全河逆行至嘉靖四十四年徐邳一望瀰漫不辨州里該先任尚書朱衡改建南陽新河運道復通自老黃河故道既失雲梯海口未疏隆慶年間河決於崔鎮淮決於高堰寶應興鹽等州

縣遂成巨浸水泛沙停轉運甚艱至萬曆六年先任右都御史潘季馴創築遙堤盡塞諸決東水歸海使由故道民獲安堵漕得順利已逾八年其功昭昭在人耳目惟是支河既塞海沙尚高一帶河身日漸淤墊決塞之患比歲稍多在淮安上流不分全河直衝范家天妃等口通濟福興諸閘歲苦衝淤王公堤屏蔽清浦歲遭二瀆嚙射隨修隨圯勞費不貲在徐州下流不分黃水倒灌古洪內華諸閘淤塞日久今幸極力挑通萬一黃河暴漲不免復淤阻滯運道關係不小高寶一帶由淮引黃河渠日高雖有河堤越河足避風濤然邵伯寶應二堤尚未包砌土堤單薄巨

浪乘風傾潰可慮善後之計不可不圖謹將淮揚應議應舉工程欸列開呈等因到臣臣先同劉懷恕等自上而下由豐沛經徐邳以至桃清復同侍郎舒應龍等自下而上由清浦以至古洪梁境一帶或艤舟閱視或登陸荒度看得豐縣田劉口河勢掃灣原有縷堤坍入河中新築月堤一道堪以防禦郭家灣是頭灣栲栳灣等處雖係迎溜見今修築埽壩亦無大害徐邳自桃源五百餘里河身就下河岸甚高遙縷二堤俱無衝決歸仁集高家堰范家口續修石工俱各堅厚寶應越河運艘甚便惟古洪河口去秋濁河倒灌今雖挑通尚屬可虞清江浦一帶運河與黃河

僅隔丈餘王公堤二百九十丈二瀆南徙衝刷日甚
堤懸一線勢甚危急至於高寶西堤邵伯石堤俱屬
要害委不容已一一查閱明白議照我國家輓漕東
南全賴河渠古洪以北必資汶泗諸水徐邳以南悉
藉淮黃二瀆河雖不同利害相因故理漕必先於理
河治黃即所以治漕誠不可一日不講也然徐州以
上之河恐其潰而入有衝決之患徐州以下之河恐
其潰而出有漫散之虞審水性之順逆酌時勢之緩
急要非可以執一而論者往無論矣嘉靖初年河漸
北徙濟寧魯橋以下河道淤填至嘉靖十三年該副
都御史劉天和挑濬河身復修閘座四十四年河決

沛縣舊河淤塞該工部尚書朱衡開通南陽至留城
新河徐邳以上河道賴之隆慶以來黃河決崔鎮等
口淮河決高堰等處二瀆漫流水緩沙淤運道艱阻
該右都御史潘季馴創築遙堤盡塞諸決兩河復合
沙刷水深運道民生均有裨益徐邳以下河道賴之
雖先後河臣經畧良畫尚不止此此其功之最著者
也惟自萬曆十四年以來清河以下一決范家口而
全河幾奪一決天妃壩而福興漸淤徐州以上濁河
灌注古洪阻塞要害之地委屬可虞然則有思患預
防之心者安得不為補偏救弊之謀哉但據稱上源
小浮橋之路久塞故道當復也支河當開也下流之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五
老黃河難復三壩當折也草灣當濬也此其計慮甚周而用心良勤矣臣等隨處查勘虛心商度故不敢曲徇以苟同亦豈敢有心以求異然而勢當酌其所急功必期其可成苟或心思雖竭而經理實乖議論雖多而治效則鮮於河道終無補也今據司道會詳臣等復加酌議謹將應舉應停工程事宜欸列分別上請其當行者雖無新奇之見而實切於事機其當止者雖嫌意見之殊而實採之輿論河漕重務彼此何心要皆求以便國計謹題請旨

條上一十四
欸畧見實錄

又疏云

照得國計莫重於漕河漕河必資乎水利我成祖文皇帝定鼎燕薊輓漕東南自徐邳以北臨清以南千有餘里全賴汶泗沂沭諸泉之水以濟運道雖祖元人會通遺意然壩戴村遏汶流分濟南北則尚書宋禮用老人白英之議也其間設官立法建閘築壩至精至備二百年來運道其永賴矣第泉源雜于沙礫則湮塞甚易湖地侵於豪右則清復為難至於事權間多牽制法制廢於因循兼之天時久旱地脈漸微運艘經行不無遲滯乘時經理委不容緩茲者上厯聖懷特申聖旨臣等周行河上逐一查勘博采羣策列為八事雖率循不外于舊章而經畫似關乎要務謹題請旨 一濬泉源以資灌注查得會通河南北千里盡賴十八州縣百八十餘泉之流分為五派至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五
于新泰萊蕪平陰汶上蒙陰寧陽等九州縣入南旺者為分水派泗水曲阜等四縣入濟寧者為天井派其功最大其所需尤甚切也夫藉泉以資運則涓滴當惜必使源流充溢庶於漕渠有濟若養身者氣血周流無滯始無壅閼之患也乃平昔之疏濬既疎天時之亢旱又久是以泉政多弛通流無幾近據管濟寧道按察使曹子朝分守濟南道叅政呂坤新濬出泰安州謝過城等六泉新泰縣劉官莊等五泉萊蕪縣韓家莊等五泉東平州源頭泉一處曲阜縣新跑泉一處發源頗咸導入汶河堪以接濟則自此之外安知無湮沒於沙礫而散漫於草莽者乎但濬泉雖

易治汶實難蓋河廣沙深屈曲之流不足以潤久渴之吻臣等親見龍灣等泉源源而來至汶則一吸而盡猶無泉也又必督令撈淺等夫擇其積沙淤漫者濬為河泓俾深五尺闊一丈則水得所歸而趨壑亦易矣然各泉坐落各府州縣近者四五十里遠者三四百里管泉分司豈能遍歷近奉聖旨各分守道兼管已為得策矣臣以為仍當責成各州縣掌印官督率夫老不時疏濬每年終分守道會同管泉分司將各官新泉搜出若干舊泉廢棄若干類報總河衙門分別獎戒庶人心有所警惕而泉流足濟運道矣一復湖地以預儲蓄查得山東泉源有時微細故設

諸湖積水以濟飛輓盜決有禁占種有禁誠重之也
乃今則不然南旺安山蜀山馬場等湖始因歲旱水
涸地屬閑曠當事者召人佃種徵租取息以補魚滕
兩縣之賦於是諸河之地平為禾黍之場甚至奸民
壅水自利私塞斗門復倡為湖低河高之說申禁非
不嚴而占恡若故矣除安山湖批查未報外今勘得
南旺湖周圍九十三里計地二千七百頃原有斗門
一十四座止存關家大閘常明口二處其餘邢通口
孫強口等十二處俱已湮塞合行修復本湖東邊高
阜地量留護岸一里共計一百六十二頃南北留護
岸地半里共計一百一十六頃一十畝令原主佃種

納課其餘專備蓄水仍築子堤一道以為封界湖內
北高南低應于中亘築長堤一道自吳家巷天字號
起至黃家寺止長一十四里根闊一丈五尺頂闊八
尺高八尺界為二區寺前鋪張住口建斗門一座以
便上下接濟馬踏湖周圍三十四里零二百八十步
計地四百一十餘頃俱應退出還官其東北空缺處
長十里零二百四十步應築土堤一道約束湖水不
使洩漏西岸原有王岩口滾水石壩年久滄沒合行
修復蜀山湖周圍六十五里零一百二十步計地一
千八百九十餘頃除宋尚書香火地六頃并高亢地
八頃五十三畝照舊令民佃種納租外其餘地一千

八百七十五頃四十六畝二分俱築堤蓄水東岸季
泰口閘以下十五里原有馮家滾水大壩相應修復
馬場湖周圍四十里零三分內高阜地九十三頃二
畝先年召種納課抵補魚滕縣糧今查前項補足責
令退業還官并低窪地六百四十頃四十二畝九分
俱築堤蓄水內有安居斗門三座合行修復至各湖
占種麥田法應追奪但念年荒民貧且成業已久收
成將近候麥熟之日令其芟刈照地退還以上各湖
應修復斗門閘壩堤岸工料人夫等項細數冊報外
通共該銀四千七百一十七兩七錢於兗州府庫河
道銀內動支修完于湖口豎立大石明註界址斗門

以杜侵占如是庶法紀明而漕河永有賴矣 一築
坎河以防滲漏查得汶合諸泉之水西流抵南旺分
注南北以成漕而濟運故汶蓄則漕盈汶洩則漕涸
夏秋之間水固有餘冬春之後不可使有涓滴他適
明矣乃戴村以上有坎河口西趨鹽河為入海故道
沛然就下勢若建瓴先年總河侍郎萬恭堆集石灘
蓋謂溢則縱之平則留之意甚善也但時久灘廢非
不歲有修築而沙堤一線亂石數堆其走洩甚易矣
萬一泉河盡趨則運道之涸可立而待豈得為完計
哉臣等督同管河同知陳昌言東平州判官張汝榮
等會估得本口應修滾水石壩一座計長六十丈面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五
十一
閘一丈底閘一丈五尺深入土四尺出土三尺并鴈翅細石及椿木鐵灰工食等項除細數冊報外通共計銀八千一百六十七兩四錢一面辦料興工水溢則由頂以上任其宣洩水落則由壩以內盡資實用且以免鹽徒盜決之弊也汶其有全利乎或者以地多沙磧恐築之不堅不知石灘之外原有老土石壩不高入土已深其勢自固且汶河隨漲隨消終非黃河比也又何衝決之患耶如是則一勞永逸而歲歲補石之費亦可免矣 一建閘座以便節宣夫漕河之水名曰無源蓋謂其出有限而其流無窮所以樽節積蓄俾盈科而進全有賴于諸閘也故地有高下

則閘有疎密要之勢相聯絡庶幾便於啓閉惟濟寧寺前鋪閘至天井閘則延長七十里東昌通濟橋閘至梁家鄉閘則延長五十里開啓水洩積蓄為難司河者每當糧運盛行之時排木堵水名為活閘苟且一時終非久計甚至各幫運軍船一經過捧土築壩流入河中愈成灘淺運艘正行不便挑濬無惑乎舟行之艱也合于二處適中之所南則鉅野縣火頭灣地方建閘一座名曰通濟北則博平縣梭堤集地方建閘一座名曰永通俱照各閘事規啓閉濟運除各匠役工食候工完扣算外每閘估計粗細石料并木椿鐵麻船隻等項各該銀三千九十五兩八錢九分

五厘於東兗二府河道銀內動支每閘閘夫三十名溜夫五十名即於各縣停役夫內撥用如是則關束有具節宣得宜水利有所停蓄而運艘不致淺閣矣

一設閘官以肅漕規國家之設官也有似大而實冗者裁之為宜有似小而實切者增之為便查得運河一帶閘座每閘設官一員統領夫役蓋啓閉有人責成良便頃緣新河告成棗林上下水平閘面不行啓閉遂將棗林閘官裁而不設間付之南陽閘官兼理之邇來天時久旱河流細微木閘水淺啓閉為急尚可以南陽之官攝之乎夫一啓南陽一閉棗林互相闔關勢如呼吸一不得人直瀉而盡矣近且無官

付之一二閘夫之手在官船則莫敢誰何在民船則大為簸弄既以病商復以弊運以故漕舟至此殊費牽輓而往來者亦稱不便也不知閘官雖卑職掌猶在且廩俸無多國家亦何惜此五斗而令河道要害之地為無人之境哉合於棗林并新添二閘各設官一員俾司閘務庶職守得人而漕規不廢矣

一給關防以重事權國家之事莫重於河漕故于泉閘特設部臣經理之所以重委任而專責成也各管河郎中俱奉有敕印是以文移稱便惟南旺管泉主事其設已久關防未給因循至今夫管泉管閘先年曾以二人理之今并責之一官其任亦重矣督理乎十六

州縣之泉而相隔數百里之遠止以空白文移臨之
即旁午載道鮮不以弁髦視河臣欲其昭法守而一
衆志也難矣且糧船過閘例應十日一報漕撫衙門
相隔千里無關防則驛遞不行事多掣肘殊非一端
夫以一閘官之微尚有條記關防何獨於部臣而反
靳之也至於漕河黃河二同知職守既專責任亦重
凡工程之勤惰錢糧之出入咸賴稽察事緒孔棘弊
竇易生使少失於防閑未免稽違河務近見邸報楊
村管河通判已奉明旨給與關防則兗州府管河同
知事體相同合無將管河主事并兩河同知均賜鑄
給庶文移便而事權重矣 一嚴築壩以便挑濬照

得汶水入湖接濟運道每歲寒沍之時遂將河口築
壩合流分洩蜀山馬踏等湖候來春冰泮之日開壩
受水是冬則以河之水滙于湖春則以湖之水濟于
河故南旺臨清一帶因得乘時挑濬不致淤淺法至
善也除隔歲大挑已奉有欽定期限外其餘每年當
天氣漸寒正宜築壩絕流也而往來船隻力以緩築
為請多方阻撓甚至十一月中尚不得築者不知天
寒冰合乃驅荷鍤之夫裸體跣足鑿冰施工其將能
乎及寒冰初解正宜固封蓄水也則又以速啓為請
百計催促至有正月初旬放水行舟者不知隔歲之
水所蓄無幾三春無雨則運艘方至又將何以濟之

乎法制未明事體掣肘管河官徒茹苦而不敢言也
合無請賜明旨除大挑年分外每年定以十月十五
日築壩絕流至次年二月初一日開壩行舟勢豪船
隻不得橫擾該管官員不許阿徇違者聽督撫衙門
叅究大書刊石於南旺板閘二處以便觀覽如是則
明旨森嚴人心惕怵不但便於挑河亦且足以蓄水
一舉而兩得之矣 一復夫役以備修防山東河道
淺深不一而汶河衝發淤塞為多各項夫役俱不可
缺查得兗州府屬如汶上鉅野嘉祥濟寧魚臺南陽
利建等處原額設撈淺淺鋪堤夫名數不等共計二
千四百五十二名後因河流稍順遂裁減一千一百

三十三名扣銀入官以備支用止存見役夫一千三
百一十九名不知扣存有節省之名而雇募起無窮
之弊一時河道淤淺調度徵發為難工之弛廢久矣
今議於汶上縣量復撈淺夫七十四名淺鋪夫三十
名鉅野嘉祥二縣量復撈淺夫三十八名淺鋪夫五
名濟寧衛量復撈淺夫一十一名濟寧州量復撈淺
夫三十二名淺鋪夫十二名魚臺縣量復撈淺夫十
名淺鋪夫二十名南陽利建量復堤夫八名東平州
量復泉夫二十名東昌府通濟橋閘量添閘夫十名
庶挑河濬泉不致乏人矣然猾民之包攬肆意安閑
管工之代替任情隱射甚至逃故不報占恡私意種

種情弊雖增猶弗增也合行管河同知陳昌言通判
王心逐一汰選嚴加稽覈庶工役得有實濟而河防
不致稽違矣部覆奉旨依議行實錄止載款目
故於此備錄之又清復
湖地疏云查得安山一湖周圍共一百里其間東北
自通湖開起至西北焦天祿莊止計長十三里自焦
天祿庄起至西南王禹庄止計長七里零自王禹庄
起至東南青孤堆止計長九里零自青孤堆起至通
湖開止計長七里零周圍共計三十八里此係水櫃
堪以積水者也但湖形如盆碟高下不甚相懸水積
于中原無堤岸東南風急則流入西北燥地西北風
急則流入東南燥地未及濟運消耗過半且自許民

佃種以來百里湖地盡成麥田先年總理河道傅都
御史履畝分析除徵租銀二千六百五十三兩歲抵
魚滕二縣秋糧外其低窪處所封為水櫃法非不善
但統籠無界禁例不嚴民情無厭漸至今日殆無曠
土矣為今之計應將水櫃三十八里築一高堤堤以
外照舊佃種徵銀堤以內挑深蓄水管河通判等官
不時巡歷庶堤界既明人無盜種之弊矣至于安山
閘邊原無通濟積水二閘不便出水訪得萬曆九年
有金把總曾于八里灣掘溝放水人甚稱便至今形
迹猶存應於此處建閘一座又西北地名似蛇溝其
地更低水勢散漫應于此處亦建閘一座庶于舊閘

入者于新開出蓄洩得宜漕河有賴矣等因臣等會議得設湖蓄水本漕政之良規清湖濟漕實治河之要務自南旺而下四百餘里始達衛河其間全賴安山一湖積水濟運所係之重何如也惟自名佃之弊政一行而豪民之侵占無已變沮洳為膏腴視官湖為已業日侵月削久假不歸寸土無遺殊可痛恨即今久旱河淺百計疏濬如抱漏卮沃焦釜傍徨無策皆緣水櫃未復之故也及今則清湖蓄水真若蓄艾豈非第一議哉侵盜奸民本應盡法重究槩奪還官亦不為過但私相授受其來已久展轉耕佃已非一人且四外高亢之地不便瀦蓄終成曠廢據勘將少

窪之地三十八里周圍築堤封為水櫃既可以免滲漏易竭之患又可以杜強梁無厭之謀似亦計之得也外八里灣似蛇溝二處便於放水委應建立閘座其築堤建閘之費初據各官議將盜種湖麥刈半入官以為工料之需但恐饑民乘機起釁且非大公之體仍聽本主收割前項經費相應動支河道銀兩應用清理之後大豎石碑明立文冊又必嚴盜決之禁定巡視之法如是則一勞永逸而國朝水櫃之良規庶幾可復矣濟運通漕豈曰小補之哉謹題請旨發部議覆奉旨這湖地依議築堤仍畫定界限永遠遵守如有侵占盜決等弊照前旨着實叅治其各處泉

湖蓄水濟運的都着一體查清整理 河防一覽

是年都給事中常居敬題准增修鎮口閘一座先是山東汶泗清流勢必假道茶城出口會黃自隆慶四年至萬曆十一年每為黃流倒灌稽阻重運漕撫尚書凌雲翼議改漕河於古洪出口建內華古洪二閘遞為啓閉以避黃淤前年黃水大發河與閘平淤塞甚遠挑濬稱難至是居敬請建前閘去河僅八十丈以行糧運自開加後預行挑濬專備回空 南河全考

閘難若登天每舟用縴夫三四百人猶不能過用力急則斷纜沈舟故是年於各閘旁俱開月河一道避險就平以便漕輓 淮安府志

卷第百廿五



